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70
20 Nov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七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 奥斯曼先生（副主席） （索马里）
嗣后： 黑纳尔先生（副主席） （苏里南）
嗣后： 汤姆森先生（副主席） （斐济）

一 纳米比亚问题〔36〕：（续）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
- (d) 秘书长的报告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f)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2 号 DC 2-750 室）。

86-64471/A

由于主席缺席，副主席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代行其职务。

下午3点1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36（续）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A/41/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1/23 (第五部分)、(第九部分和 Corr. 1)、A/AC.159/870)
- (c) 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报告 (A/CONF.138/11 和 Add. 1)
- (d) 秘书长的报告 (A/41/614)
- (e)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1/761)
- (f) 决议草案 (A/41/24 (第二部分) 和 Corr. 1, 第一章)

萨拉赫先生（约旦）：自从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统治，联合国承担管理这一领土的直接责任以来，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许多决议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其占领，将自己的管理当局和军队撤离纳米比亚，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拒绝对这些决议作出反应，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对该领土这些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恐吓和种族歧视，进行经济掠夺，纳米比亚人民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南非政府的压迫和侵略。

因此，作为负有完成非殖化任务和处理侵略的国际工具的联合国在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充分独立之前，在针对纳米比亚人民外国侵略结束之前负有特别的责任。如果最邪恶的殖民主义形式在非洲大陆的这一地区持续存在，那将是一场悲剧。

在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和主权之前，国际社会就必须继续关心纳米比亚问题，尤其是有必要处理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占领该领土所带来的危险。已经接近尾声的

今年一直是纳米比亚年。就这一事项举行了无数次的国际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建议，这些决议和建议是公正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合适基础。7月在维也纳举行了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9月大会召开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专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这之前不久，也是在同一个月中在哈拉雷举行了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所有这些会议都通过了重要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国际社会要求南非政权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无条件地撤出其军队，取消其强加在纳米比亚人民头上的非法当局。决议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根据《宪章》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首先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自由权和民族独立。

但是，尽管这种占领的非法性及其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该地区的严重影响，尽管国际社会集体提出了抗议，南非仍然继续维持自己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野蛮地掠夺该地区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阻碍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法，企图通过所谓的内部解决——即建立一个依赖于比勒陀利亚的傀儡政权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使纳米比亚问题陷入僵局。

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于1985年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这不过是其加紧对纳米比亚控制的工具。由于纳米比亚人民反对该政府，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就加紧它们的镇压行径，并继续严厉控制纳米比亚及其人民，镇压范围包括该被压迫领土所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企图抵制民族抵抗力量和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一个例子是实行紧急状况法和戒严令。我们反对并谴责所有这些非法行动，谴责南非当局继续对纳米比亚占领的决心。

南非不仅仅是对纳米比亚领土进行非法占领和掠夺该国领土的自然资源。南非还将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的跳板，以便恫吓这些国家，阻挠他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份子对它们国家占领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种族主义当局加强了他们对某些前线国家被占部分领土的侵略。

南非的种族主义特性和殖民主义倾向使其占领纳米比亚并对非洲邻国进行侵略行径。这一侵略必然导致更多的侵略，进而使南部非洲的局势持续恶化，以致于威胁该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因此，必须结束南非当局对非洲前线国家的一切军事行径。那些由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合法立场而遭受南非讹诈和恫吓的国家不能单独作战，我们必须向它们保证，我们将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独立及主权。我们不能屈服于南非旨在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外部事务连系起来的策略和伎俩。南非的愿望是要继续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制造既成事实，以便拖延该领土的独立和阻挠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各项决议。

很明显，不能进一步拖延公正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了。必须在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和大会有关决议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和大会有关决议仍然是解决纳米比亚领土问题的唯一国际上接受的基础。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根据《宪章》发挥其作用，必须能够克服过去阻碍其通过能够导致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具有约束性的现实决议的困难和障碍。

我们认为，响应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的呼吁是必要的。我们敦请各国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努力将这些决议化为具体的现实，以便防止这一严重局势的继续和维持本组织的真正有效性和威信。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曾格亚先生（扎伊尔）：今年9月17日至20日，大会举行了其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该次会议是在维也纳于7月5日至11日举行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召开不久举行的。许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了这两次重要会议的辩论，这两次重要会议通过了大会第S-14/1号决议、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宣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行动方案和参加会议的知名人士于1986年7月9日星期三发出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呼吁。

尽管取得了上述结果，大会现在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以便采取能够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新型措施。

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和在纽约举行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表明了本组织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这充分证明了所有会员国要求迅速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心。自从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托管权，并承担起对该领土责任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样，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已经持续有二十年之久了。

安全理事会于1978年再次审议该问题，于1978年9月29日通过了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人民独立计划，该计划被普遍接受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

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建立了联系小组倡议同南非当局举行会谈，以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但其努力没有成功，它们的外交和政治后果已变得越来越有害。

接触小组对种族主义南非当局的态度及其对南非当局所施加的压力使人们产生了希望，并且，当1982年1月在日内瓦由所有纳米比亚问题有关各方参加的重要会议举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令人不幸的是，就在该次会议举行后不久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立即独立计划通过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就决定全然无视该次会议的结论，将两个傀儡政权强加给纳米比亚。

有清楚的证据证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抵消向纳米比亚人民转交权利。该政权转而企图破坏联合国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计划。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府于1985年6月17日建立了所谓临时政府，利用骗人的政治手段维护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一占领违反了所有所谓文明国家所珍惜的原则，这些国家都在努力捍卫自决、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毫不考虑道义和法律的支配，尽管许多南非国民是来自具有民族传统的国家。由于这一倒行逆施的政权顽固不化，本应在联合国支持下与纳米比亚举行的自由选举从未举行。

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第6执行段规定，纳米比亚的非法政府违反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和431(1978)号决议，在选举程序方面采取的所有单方面措施，包括单方面为转移权利制定选举人名单的作法是无效的。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不但拒不执行这一决议，反而违反这一行为准则，即不给予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组织选举的权利，或至少是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一道、参加组织选举的权利。

自那以来，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采取新的行动方面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进展。该决议的第二和第三执行段尤其规定：

“2. 重申其目标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使南非非法当局撤出纳米比亚，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利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3. 决定在安全理事会权利下按照秘书长的上述报告设立一个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为期最多12个月，以协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1(1978)号决议第1段交付给秘书长的任务，即确保通过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早日独立；”

今天，这些条款依然有效，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纳米比亚独立，就必须尊重这些条款。

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据安全理事会1978年7月27日的第431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再次采取行动，指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代表；应当尽快完成这一工作，以便通过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独立。

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应当再次根据第435(1978)决议的条款，审议有关下列两点的新的行动：

第一，给接触小组提供新的动力，鼓励其成员国继续完成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独

立计划构架内的权限任务；

第二，使大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1966年10月27日的第2145 (XXI)号决议适用于最新情况。

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1966年10月27日的第2145 (XXI)号决议和提出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1978年7月29日安全理事会第435 (1978)号决议尽管尚未得到执行，但至今为止依然有效，纳米比亚目前的现实要求大会提出新的指导方针，采取新的态度。

根据《宪章》第24条，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立即和有效地履行自己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所有职责。

为此原因，所有会员国都应同意推动于1985年6月19日通过的566号决议时开始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在该决议中各会员国宣布，如果秘书长提出的报告令人无法满意，如果南非继续坚持顽固态度，各会员国将按照《宪章》第七章的条款，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施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制裁。

鉴于秘书长的报告没有提及任何已经出现的积极或新的事务，鉴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在纳米比亚和对所有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推行破坏性的政策，我国代表团认为，上述两个条件尚未得到满足。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重新考虑1985年6月19日的第566号决议的相关性，确保该决议得到完全执行。

1985年11月13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一个代表在安全理事会表示：

“令人遗憾的是，理事会再次花时间审议西南非洲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应当讨论的是世界上威胁到国际和平的各种威胁。” (S/PV. 2624, 英文第42页)

反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代表这种傲慢态度的最适当的方式也许是引用英国的一句俗语：“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不应该扔石头。”因此，显然，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里，纳米比亚的局势十分正常，安全理事会无需花时间讨论这一局势。

扎伊尔一直同所有成为南非侵略和破坏稳定政策受害者的非洲前线国家密切的合作，我们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立即同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的管理机构，其占领军及其治安部队，我们要求释放纳米比亚的所有政治犯，要求允许纳米比亚的唯一管理机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根据1967年5月1日的第2248(S/V)决议和1985年12月3日的第40/97 A号决议，立即采取行动，在纳米比亚建立自己的管理机构。

扎伊尔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反对南非的侵略、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内实现自决、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合法斗争，包括合法的武装斗争。我们反对任何将纳米比亚独立同诸如外国军队在安哥拉存在这些无关问题连系起来的说法。

1986年11月6日，在谈到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时，扎伊尔代表团建议安全理事会根据第S-14/1号决议的第16执行段，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其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但是，要想有效的开展这一行动，那就必须辅之以更严厉的行动，以便能够在南非实现激烈的变革。

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采取这些措施，纳米比亚也许很快就可以加入联合国，同所有其他会员国一样发挥自己的合法作用。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所有根据工程项目36提出的决议草案。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几周前大会特别会议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补充安理会和大会先前为确保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而通过的各项决议。

纳米比亚人民长期以来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并继续坚决地抵制占领军和种族主义，以及压制为自由进行反抗的种族主义压迫和威胁政策。

今年我们看到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作出的重大国际努力，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对南非实行制裁，在此之后在维也纳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要求立即实现纳

米比亚独立，今年7月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不结盟运动协调局外长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除了区域性讨论会和研究会之外，去年9月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和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都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此外，24国非殖化委员会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一项决定，明确了纳米比亚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寻找解决办法以保证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是我曾有幸介绍的委员会报告（A/41/23第5部分）中第13段所提到的。纳米比亚理事会这个纳米比亚的合法当局审议了这个问题并且通过了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见1986年10月29日文件A/41/24（第二部分）。

纳米比亚的局势日益复杂，这是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坚持非法占领这块领土，驱散这个领土上的人民，企图把欺骗性的政治制度强加给纳米比亚，以便一方面巩固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另一方面诈取纳米比亚的财富。

尽管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已经有20年了，然而这些行为仍然继续下去。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仍然是达到共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这个共同目标就是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确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得到普遍支持的计划继续有待于执行，因为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采用拖延战术以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并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他们这种行为与所有法律、道义和人类价值标准相矛盾，违反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违反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所颁布的第一号法令。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不会向这些条件投降，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独立进行英勇斗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在为实现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并不孤立。国际社会一直给予它们帮助和支持。的确，我们从我刚刚提到的于今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中就看到这一点，这次国际会议明确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于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权利支持的规模 and 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坚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恢复被篡夺了的合法权利。

我们呼吁大会立即执行国际会议就纳米比亚问题得出的结论。国际社会拒绝并谴责了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它还呼吁从这块领土上立即无条件撤出。国际社会一再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合法权利，尤其是自决权和控制自然资源 and 财富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载有独立计划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比勒陀利亚的侵略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也不只限于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主义行为、压迫和屠杀措施以及大规模谋杀行为，现在它又对邻近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这方面使用了各种不同手段，包括威胁、恐怖主义、颠覆、使纳米比亚军事化，以及把这块领土作为进行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的跳板。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南部非洲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局势的升级，并对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南非形势的恶化和恐怖主义升级的责任首先在比勒陀利亚一边，这是因为它推行侵略政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继续占领纳米比亚。第二，也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那些支持和勾结种族主义政权，使其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永久化的国家。

帮助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使其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化并加强对其英勇人民进行野蛮镇压的最大因素是，该政权和在被占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包括经济、军事、核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破坏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理想，加强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军事战略合作。这两个政权都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帮助和支持。

比勒陀利亚对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通过的联合国计划的反对构成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公然挑战。比勒陀利亚有时通过欺骗性计划，采取给予假独立的办法，目的在于加强对纳米比亚的控制——例如，召开各党派会议，纠集一伙走狗；除此之外，还成立所谓过渡政府，这种过渡政府受到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的谴责。另外，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下，种族主义南非还采取把纳米比亚独立和与纳米比亚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例如从安哥拉撤出古巴部

队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这种搞联系解决的办法显而易见是为了阻止贯彻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此外，这些企图还干涉了安哥拉的内部事务，安哥拉一直是在比勒陀利亚的南非政权侵略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国际机构，面临着它必须面对的严重挑战；安理会必须承担责任。安全理事会继续开会，通过那些最后又由于使用否决权而撤销的决议，然后再毫无任何积极结果地休会，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多久呢？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条款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不可避免的，以便强迫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认为这种占领是一种侵略行为——从而使纳米比亚人民完全享有自决权，并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这一唯一真正代表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独立。

那些反对实行制裁的国家应对南部非洲正在恶化的形势负责。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在安全理事会的某些西方国家常驻代表继续坚持运用它们的否决权，保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鼓励该政权推行加强压迫和镇压人民的政策。这种做法阻碍了安全理事会发挥其作用，以及阻碍贯彻决议，并在南部非洲制造了一种爆炸性局势，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南非人民今天在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政策的正义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政策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的基础之上的，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加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保证迅速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因为这是支持南非人民并实现摆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侵略事业的第一步。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国际社会必须向南部非洲人民及其解放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使它们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武装斗争，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直到把他们的国家从可恶的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重申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立即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再一次重申帮助和支持前线非洲国家反抗侵略。

工作方案

主席：我想就明天大会的工作安排作如下宣布。

各会员国都记得大会将审议议程项目 17(a)，“选举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根据昨天作出的决定，在统计票数的时候，大会将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考虑到大量的工作计划，主席打算宣布全会在上午 10 点准时召开。因此，我敦请各代表届时在大会厅就座。

库拉维耶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自从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并且宣布南非在该领土的存在是非法的以来，到今年已经 20 年了。与此同时，该决定还排除了比勒陀利亚想吞并纳米比亚的可能性。

尽管这样，纳米比亚人民仍然没有获得自由。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该领土的当地百姓仍然受到残酷的压迫和镇压。

今天没有人怀疑迅速行使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由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紧迫需要。我们高兴地看到，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占领纳米比亚的抗议呼声又一次发出，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今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上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上。

本组织的许多文件与研究报告表明，他们违反联合国的这项有关决定，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并滥用这一领土推行其帝国主义的军事野心。跨国垄断集团无情地剥削纳米比亚非洲人口的廉价劳动力。例如，有 27 万纳米比亚人民被迫在南非矿井工作，几乎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白人以及其他纳米比亚非洲人集团拥有的农场上的 5 万 6 千名雇工也遭受同样命运。非人的条件、对旅行和居所强加的预定和限制制度实际上是南非班图斯坦及其政府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翻版。

目前纳米比亚局势的特点是，南非一方面正在剥削非洲人民，同时继续日益借

助于占领军的力量。每 10 个纳米比亚公民，大约就有一名南非正规军成员。在纳米比亚维持南非占领军的费用以及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斗争所产生的费用达到每年 2 百万兰特。有必要维持如此巨大的权力机器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领土上也遇到了非洲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日益强大的抵抗。

纳米比亚为南非并为一些西方国家提供了广泛的原材料，其中包括铀矿和稀有战略金属以及农业原产品。

不管是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些国家把纳米比亚置于其势力范围，对它们是有共同利益的。种族主义分子滥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它们在那里试验新武器，从那里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被称作安盟的雇佣军为推行其反动政策，支持在南非的帝国主义分中心，向安盟提供的许多物质援助也是通过纳米比亚。

为了获取其经济和政治利益，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南非竭尽全力以拖延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的最终结束。因此它拒绝遵守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其他决定。它继续对邻国加紧颠覆行为和破坏活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把纳米比亚立即独立问题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出现联系起来的站不住脚的政策。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在这一方面与比勒陀利亚采取共同立场，然而古巴国际主义分子在安哥拉是根据其政府的要求，以便协助保卫安哥拉不受南非种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因此把这两个毫不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的政策无异于南非公然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安哥拉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必须强调指出，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行为发生于安哥拉要求古巴援助之前。

南非政权宣称，如果古巴人从安哥拉撤出，它将愿意开始实施联合国计划。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玩弄舆论花招。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目标一如既往。它们的目的是在于对于西南非洲民组施加新的压力，平息国际公众舆论，并给西方留下强烈印象。众所周知，南非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正在日益加剧。种族主义分

子正试图再次大力引进外国投资，同时它们还不得不推迟偿还南非的债务。

比勒陀利亚甚至也在纳米比亚国内耍弄阴谋。 纳米比亚人民目睹的一系列南非企图施加于他们的傀儡政府。 在七十年代初期，是所谓的沃斯特咨询委员会；到1975年，是所谓的图恩哈勒立宪会议；1979年是所谓的国民大会；1980年是伪部长会议；1983年又宣布建立“国务会议”；最后于1985年6月17日又建立了临时伪政府。 所有这些对人民强加傀儡政府的企图都失败了。 尽管这样，南非继续试图在联合国以外排斥西南非民组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本组织在10年前给予西南非民组以观察员的地位，因此它们在联合国里代表着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不可剥夺的各项权利。 这一正确的目的在于加强新老殖民主义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做法。

如果没有美国、一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全面和广泛的支持，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既不可能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不可能对独立的非洲各国采取施压力、敲诈勒索、发动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政策。

南非政权最密切的盟友口头上谴责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据说这是好的教养的一部分。 然而，他们实际上未能采取任何有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有效步骤。 他们用“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掩盖他们对这两个紧迫问题的态度，他们声称支持所谓的种族隔离的民主化和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新的方法。 这样，这些国家实际上就采取了作为种族隔离和侵略政权的保障者的地位。

必须停止这种作法。 不应当再浪费时间了。 联合国已经给南非充分的时间和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忍让和耐心，而现在这已经使得和平实现纳米比亚真正的非殖民化的条件恶化。

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表明，迄今为止用来对南非施加影响的手段还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对南非实施诸如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类的强制性措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明确谴责在安全理事会内否决要求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 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在进行有效制裁方面长期以来执行的阻挡政策实际上把和

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引入了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器对自封的殖民者进行解放斗争。

那些刚刚抵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制裁的国家要对流血负相当大的责任。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进行有选择的制裁，这种战术阴谋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它们的责任，今年，当这些政府奉行的阻挡政策无法得逞的时候它们被迫宣布了有选择的制裁。因此，难怪国际社会对他们宣布的针对南非的有限措施的态度并不热情。这种半心半意的解决方法不可能导致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贯彻和迅速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相反，这可能进一步延长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在非洲南部维持并有可能扩大危险的紧张局势的温床。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再次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理事会今年的报告不仅表明了纳米比亚的严重的局势，而且也表明理事会正以负责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我们完全支持理事会贯彻其工作方案和旨在确保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享受自决和独立权利而采取的措施。

我们也重申，我们准备继续向在自己唯一合法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提供全面的支持。

塔帕先生（尼泊尔）：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下列情况的愤怒：在联合国承担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直接责任的20年之后，纳米比亚人民仍然被剥夺他们的独立权利。实际上，语言无法充分表明我们对国际社会未能纠正这一历史错误而感到的愤怒。联合国自从1946年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而1960年发表了非殖化的联合国宣言之后，几十个前殖民地已经获得自由和自决，而纳米比亚却没有能够更加接近独立。人们马上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非常清楚和使人痛心。简而言之，这一答案就是：国际社会未能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对该领土的牢固的殖民统治。因此，在安全理事会批准了纳米比亚独立的蓝图的八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一拖延已久的目标，安理会的蓝图

的基础就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后南非撤出该领土。实际上，如果全面地检查其后果，不仅看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且还把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那里，并对纳米比亚的矿产和其它资源进行有系统的掠夺。更有甚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把纳米比亚领土用来发动针对南部非洲的邻国包括安哥拉的武装进攻。人们又要问：南非疯狂的顽固态度和固执地蔑视国际舆论的根源是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一些国家，包括主要西方国家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利润丰厚的经济关系的可耻政策中找到。另一个是比勒陀利亚能够公开无视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重要因素可以从把安哥拉的古巴军队与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撤出联系起来的荒唐政策中找到。

尼泊尔拒绝联系解决的概念，正如即将出现的纳米比亚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完全是节外生枝，是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一种欺骗性行动。除了“联系解决”是阻碍纳米比亚独立的伪装之外，我国代表团拒绝任何把纳米比亚问题描述成东西方问题的企图。

我们完全了解并赞赏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寻求谈判解决长时间拖延的纳米比亚独立所带来的问题。然而，我们都还记得，去年11月秘书长和有关各方的谈判由于比勒陀利亚毫无道理地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在一起而遭到破坏。

如果说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根源是众所周知的话，那么所需要做的事也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在许多国际机构和论坛中，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安全理事会在1978年多次提出了解决办法。当然，关键不是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轮廓是什么，而是如何保证南非遵守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尼泊尔认为，迫使狂妄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执行决议的唯一和平手段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最近，1986年6月召开的关于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的世界会议、1986年7月召开的促使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的国际会议、1986年6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1986年9月第八届不结盟首脑会议、以及同时在1986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都认可了这一点。

尽管我们对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可能掌握核武器感到担心——这需要由国际社会进行认真的调查，但我们对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增长感到鼓舞，其中包括与南非保持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另一个迹象表明，时间显然不在比勒陀利亚一边，历史也是一样。的确，研究从阿尔及利亚至津巴布韦的非洲非殖化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希望比勒陀利亚能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国际社会就会失去对以特殊办法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信念。

必须以一切代价避免南非威胁要进行的浩劫。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的立即独立随后是拆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机构，将能有效地有助于避免那一可怕的选择。

土克曼先生（土耳其）：人们再次要求大会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以及寻求该领土独立所遇到的僵局。在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之后不久的这场辩论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紧急问题的重视。我们大会的审议使人们毫不怀疑在国际社会中存在关于纳米比亚独立所有根本问题的一致意见。安全理事会在1978年9月29日通过了包括联合国计划的第435号决议，南非也已经正式接受了这一决议，这是普遍接受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在关于向纳米比亚向国际冲突的解决条件上，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然而，显然南非是在托后腿，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措施造成的。纳米比亚人民没有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果断的斗争，把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从纳米比亚赶出去。在这方面，土耳其民族表示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大会已经承认西南非组织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

土耳其一贯钦佩西南非组织多次表现的耐心和机智。土耳其对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事业的支持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只要纳米比亚人民不能享受自决独立的权利、只要南非继续保持它在那里的存在不受惩罚，并向最近那样在纳米比亚地区以外和独立邻国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活动的侵略活动，南部非洲就不会有稳定或真正和平。

土耳其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以及对邻国的袭击。我们不能不谴责南非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依靠南非的政权内部解决纳米比亚的努力。去年，在建立这一政权之后，实际上进一步退出了导致全面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谈判进程。

在就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基本基础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国际社会现在必须表现出想象力，提出必要的解决办法，以找到迫使南非立即从该领土撤出的手段。在这方面，我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他的努力已经使许多涉及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感谢秘书长致力于纳米比亚独立的事业，并支持它为克服和平与平等解决执行安全理事会决定的障碍所进行的外交活动。

越来越清楚的是，南非内部的事态发展是对该地区稳定越来越大的威胁，并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坚信，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出现将标志着南部非洲建立和平方面真正的进展。由于这是一个非殖化问题，纳米比亚问题与种族隔离问题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连的，需要对南非政权施加果断的压力，并由那些能够也必须施加这种压力的人采取连贯的政策。

目前世界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意种族隔离问题，南非似乎认为纳米比亚问题已不为人所注意——这特别是因为缺乏一种能毫不含糊地使南非知道有必要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持续的多边进程。这项决议通过之后所提出的条件在执行决议与毫不相关的问题之间建立了一种毫无道理的联系，这种条件必然会加强南非的这种看法。很明显要向和平解决的方向顺利发展，就必须放弃这种态度。明确和单独的问题应该是单独谈判和努力的对象。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有责任尽快采取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立场。我们诚挚

地希望安理会现在能按照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就采取有效行动达成一致意见，并且非常明确地一致要求尽快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要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只能通过把对南非政府的国际压力和安全理事会的坚定态度之间建立一种司法上的结合。

在讲话结束之前，我要再一次指出土耳其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为确保纳米比亚的独立所作出的努力。作为对纳米比亚正义事业支持的证明，土耳其将对大会面前的所有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个创始成员国，我国将继续坚定地支持该理事会为履行其作为合法的纳米比亚行政当局承担的责任所做的努力。理事会必须继续尽一切努力使纳米比亚问题仍然受到国际的重视。

拒绝外国奴役和统治的非洲国家进行并且赢得了一场持久的斗争。纳米比亚是一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制度的最后残余。我们非常清楚地明白为什么这一问题一直是非洲大陆的最优先的政治问题的理由。土耳其相信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必将获胜。

艾哈迈德先生(文莱国)：我们再一次讨论纳米比亚这一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作正式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说几句开场白。

在大会我们可以继续增长知识，得到教育，因为我们认识到总是存在着能开脱我们的真理观的新观点，直到每一种呼声都是有作用的，最终必将对全局产生影响。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诞生以来，成百上千万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决和独立。他们各自的国家作为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加入了国际社会。但是纳米比亚却不是这样。20年前联合国就通过1966年10月27日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统治。同一年建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的管理当局。大会的这项决议后来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

* 副主席安西先生(阿曼)代行主席职务。

在这项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宣布大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统治的行动是正确的。因此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就是公然蔑视大会的决定，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因此南非有义务撤离纳米比亚。

南非政权公然蔑视纳米比亚人民的意志和国际社会的意志，继续不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因此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最迫切的非殖化问题，是国际社会最严重关注的问题。这反映在1986年9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

因此联合国的方案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唯一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南非采取顽固立场根本不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因此纳米比亚的独立至今未能实现。南非政权反而利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拖延执行这项决议。它坚持把纳米比亚问题与类似古巴军队驻扎在安哥拉这样一些毫无联系的外部问题联系在一起；南非政权不仅没有表示要离开纳米比亚，反而明显地加强其在这片领土上的存在。1985年6月17日，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设置了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国际社会认为这个政府是非法的、无效的。纳米比亚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遭到非法开采。南非一直在纳米比亚大规模地进行军事基建，纳米比亚被用作向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些前线国家进行侵略、颠覆和制造不安宁局势的基地。

国际社会一致要求纳米比亚独立，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果、1986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运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和1986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不结盟运动国家或政府首脑在他们的宣言中重申：联合国的方案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他们还重申联合国对立即使纳米比亚独立负有直接责任。

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已经采取了自愿措施，比如象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和全面

制裁措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内孤立南非政府。我国代表团欢迎这种措施，特别是欢迎各成员国在秘书长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报告（A/41/614）中所表达的措施，并认为，应该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采取更为具有集体性质和良好协调的国际行动，以便确保早日持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我国代表团赞成毫无先决条件的充分执行载于安全理事会1976年1月30日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和1978年9月29日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

我国代表团对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感到鼓舞，并祝贺该理事会为履行其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而负有的责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文莱国同国际社会一道要求必须根据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我们重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

长期以来，纳米比亚人民一直被剥夺他们自决、独立和自由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我们敦请国际社会再次立即采取行动，以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目标。

主席：在请下位代表发言之前，我愿宣布大会明天工作安排。

根据议程项目17（d），我们要选举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根据昨天作出的决定，在数票的同时，大会将继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由于要作的事情很多，主席想要在上午10点整就宣布全体会议开始。因此，我请各位代表准时在大会堂就坐。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最近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充分反应了各国对纳米比亚状态的关注。我们几乎一致认为，拖延该领土的独立或延续其人民的痛苦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尽管本组织20年来未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作出的持续努力得到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大力支持，但这些努力仍然似乎是不够的。

安全理事会于1978年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提出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自那以来，阻碍这一进程的障碍使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同南非种族主义集团自私的顽固态度发生冲突。

关于国际秩序与安全问题的，纳米比亚局势的停滞不前只能导致该进程的激进化和对和平构成更大的危险。

委内瑞拉谴责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掠夺，其中包括对其海洋资源的掠夺，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法和特别是践踏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号法令的。

由于该理事会的辛勤努力，并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国际公众舆论逐渐动员起来有利于保护该领土的自然资源。我们饶有兴趣和怀着乐观主义态度注意到某些国家对于宣布这一掠夺为非法的所作出的积极反应，这一反应导致了旨在保护纳米比亚合法利益的立法或司法措施。

在此方面，我愿提请注意大会在其1974年12月12日通过的第3281(XXIX)号决议中核可的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的条款，委内瑞拉是特别同意该宪章原则与宗旨的。其中第16条规定：

“实施高压政策的国家要向受影响的国家、领土和人民负责，负责偿还和充分赔偿对这些国家、领土和人民自然和其他资源的剥削、消耗和破坏。”

同一条的下一段规定：

“任何国家都无权促进或鼓励可能阻碍被用武力占领领土获得解放的投资”
(第3281(XXIX)号决议，第16条)

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他们本身还不能满足要求。还必须完成纳米比亚解放这一主要任务。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涉及到的执行第1514(XV)号决议仍然取决于没有直接同该问题相联系的事项。所谓联系政策是阻碍执行大多数人愿望的障碍。

在同样背景下，不再有任何有效的理由继续阻挠《宪章》第七章所规定对这类国家，比如象南非所采取强制性措施，这些国家是不尊重本组织尊严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从法律观点上看，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是可以实现的，从道德角度来看执行该措施是由我们的良知所决定的，从政治角度来看，执行该措施应该是全体人民的意愿。

如果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和在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下人民的苦难还不足以证明采取上述措施是正确的话，我不仅要问，我们还要有什么样的滔天罪行才能使我们使用必要的手段来同专横、非正义和不尊重国际法律秩序作斗争。

我愿赞赏并支持秘书长为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是一切有关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决议和决定而作出的不断努力。

我最后还要重申委内瑞拉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崇高事业，声援正如第3111 XXVIII)号决议中所描述的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的承诺将永远继续下去，直至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行使他们自决与独立的权利，直至纳米比亚成为其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受任何侵害的主权国家。

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包括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能否成功地得到执行取决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否合作。秘书长指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如此，显然，仅仅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以理智履行其毫不拖延执行联合国计划的承诺是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在，国际社会显然应制定一计划，以确保南非政权立即执行国际社会的裁决。

在今年9月举行的第十四次特别联大上，我们曾呼吁为充分和无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包括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规定一截止日期。

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与暴政统治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某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这些常任理事国否决了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的建议，从而鼓励该政权继续推行其残暴的政策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现在，这些国家应充分地承担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同安全理事会合作，对南非采取适当的行动。

可以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行动纲领，以便充分和立即地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样一个计划必须包括下列主要各点：第一，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包括的联合国计划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第二，重申纳米比亚的独立是非殖化的问题，不能同东西方对峙的任何方面联系起来。第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制裁，采取所有必要步骤在政治和经济上孤立南非。第四，作出承诺，特别是对制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负有责任的五个西方国家作出承诺，坚定不移地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改变政策。第五，保证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援助，以使该组织进行自己反对南非非法占领的斗争。第六，同意直接和通过西南非洲合作会议向前线国家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以减缓南非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带来的不利后果。第七，为纳米比亚独立规定一截止日期。

巴基斯坦人民等待着纳米比亚热爱自由的人民获得独立的黎明到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极其特殊意义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我们巴基斯坦人回忆到我们曾经在四十年前也曾经为实现独立进行过类似斗争。我们自豪地回忆起当巴基斯坦刚刚获得自己的独立时，在我们的国父真纳领导下的穆斯林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为实现解放和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巴基斯坦和以往一样坚决支持自决的进程，这是它取得自己独立的进程，长期以来进行艰苦斗争的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也有权进行这个进程，以铲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实现他们目前就能够实现的自由。

现在也许还不能明显地看到殖民主义黑暗漫长通道尽头的光线，但是看到这个光线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在经受过考验并得到人们承认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

导下的纳米比亚自由斗争已经朝着这个宝贵目标走了漫长的道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困难的阶段中得到努乔马先生有效的领导。我们认为它不仅对于纳米比亚独立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还对世界上寻求推翻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的人民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思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们这次大会应该保证对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领导给予坚决支持，并决心与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一道走完实现他们自由的最后里程。

黑纳尔先生（苏里南）：非殖化的任务已经有很大推进，但是仍未完成。

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纳米比亚问题。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联合国通过了非殖化的宣言，大约二十年前大会结束了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托管和对于这块领土承担的责任。本届联大是这个问题列入国际议程的第四十一年。然而尽管在1978年就已经产生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历史性计划，这项计划被载入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但是纳米比亚的独立仍然处于僵局。这个计划提供了一个向多数人统治和平过度的方案，办法是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充分和公平的选举。

我们代表团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违反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制定的法令剥削那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感到十分厌恶和惊愕。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仍然受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控制这一事实是由于南非的扩张主义政权采取顽固态度。国际社会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态度和采用暴力行动的态度感到失望和愤怒。

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彻头彻尾地谴责了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对邻国的侵略。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立场。南非蔑视联合国，实际上已经吞并这块领土并在这块领土上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把这块领土作为另一个“班图斯坦”来对待。同时国际社会仍然目睹纳米比亚的油、钻石和渔业受到残酷的掠夺。

南非在南部非洲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不仅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同时还表

现出蔑视和不尊重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民，至少明显地反映出对纳米比亚和南非黑人的经济剥削。南非提出的条件，即古巴军队从邻近的安哥拉撤军才能使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成为可能，只是一个不执行这项决议的借口。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南非政府正在利用各种拖延政策使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永久化，并且继续把新殖民主义定居方案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在这个进程中，不幸的是南非受到建设性接触政策的鼓舞，这项政策认为古巴撤军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从纳米比亚撤出的合法交换条件。然而只要安哥拉政府面临得到南非军事支持的其他力量的严重军事挑战，古巴撤军似乎是不可能的。

南非明显表明，在国际谈判继续寻求解决这个僵局时，它将继续制造自己“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案。南非的解决方案是把一些政权移交给各党联合政府，但是这个联合政府排除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我愿重申我国代表团反对任何联系政策，我们认为这是阻止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另一个借口。我们重申，我们认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公平和公正解决办法就是联合国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应该按照《宪章》和许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采取行动，代替抱怨和悲伤，这样才能最终结束这个卑鄙的政权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际组织的信誉。早就应该作出警告和采取预防性措施了。现在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具体措施。

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对于联合国的信念不应得到背叛。应该给纳米比亚人民以机会行使自决权。最近我们多次听到这样的意见，即不应对南非实行制裁，因为这些制裁将损害南非的受害者。但是受害者本身却说应该实行制裁，因为制裁可能伤害他们，但是种族隔离政策将使他们灭亡。

让我们不要有幻想，仅仅召开会议就能产生效果。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兑现我们大约在二十年前作出的承诺的办法。实行经济制裁，我们就能向比勒陀利亚发

出明确信息，我们对解放纳米比亚和消灭种族隔离是言行一致的。

苏里南共和国政府仍然积极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谴责外国经济利益阻碍在纳米比亚贯彻《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活动。我国政府完全支持在1986年7月11日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次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

纳米比亚理事会在促进公众了解方面作了值得赞扬的工作，为此，我们对该委员会表示敬意。

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个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以及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实现自由、正义和独立并根除种族隔离的英勇斗争。

纳米比亚人民遭受苦难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对于南非来说，时间越来越紧迫。因此，我国政府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不会太远——纳米比亚将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它合法的一席之地。

科斯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把纳米比亚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占领下解救出来——是联合国在从地球上迅速、全面并最终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残余的斗争事业中的一项中心和紧迫的任务。

自从联合国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以及联合国承担保护纳米比亚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责任，包括实现真正的自治和国家独立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从那时以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作出很大努力以便停止在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并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利益，行使它们在一个统一了的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作出了许多有关决定，首先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以及许多其他权威性的国际组织。

这些决议常常极为清楚地制定了关于纳米比亚形势的原则评价，并制定了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纳米比亚过渡到独立的政治基础。

在去年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会议上，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国际会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次特别会议上（该会我国代表团参与了工作），都明确强调，南非武装部队和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领土的存在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必须无条件地停止。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针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是对联合国决定的公然挑战。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化问题，所有给它另外定性的企图，都显然是为了阻止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纳米比亚人民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和合法的；因此，应得到联合国的全面支持，联合国担负着立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特别责任。

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当地人民所推行的非人道的政策以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对邻近的主权国家进行的侵略是该地区爆炸性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这个威胁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南部非洲的范围。

上面提到的联合国系统的各代表机构，以及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不能允许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国际社会对外国人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暴力活动表示愤慨，国际社会决心实现无条件地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

人们再一次强调，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真正道路和办法是存在的。国际公认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决定中。现在主要任务是世界所

有国家施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保护者的持续、持久和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确保它们完全贯彻这些决议。 紧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实际贯彻这些决定的紧迫需要的原因是由于顽固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采取玩世不 的态度，无视国际社会清楚地表达的意愿。

众所周知，南非的殖民者不仅仅是顽固地坚持维护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愿望；他们正狂热地使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奴役永久化。 为了这些目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加强了针对当地非洲人的大规模暴力行为，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强行让纳米比亚人当兵来加速其军事潜力的集结，并施展欺骗手段，以便在被占领土内，建立所谓政府。

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不断的对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的桥头堡，这种作法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种族隔离政权如果没有来自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支援，它不可能这样明目张胆地采取挑衅行动。

一些西方国家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利益相互交错、互相牵连，以及它们相互勾结，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纳米比亚人民的悲剧不断加剧。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采取制裁的世界会议、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以及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决定。

我们强烈谴责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种族主义分子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采取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加剧对各前线国家采取侵略行径，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上采取顽固不化的作法，并破坏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定不移地遵循彻底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原则，始终如一地支持立即无条件地实现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以在统一

和领土完整的纳米比亚,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和各沿海岛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我们赞成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南非军队及其政府立即完全撤出该领土,并支持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并继续支持非洲各前线国家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南非殖民者的侵略的斗争。我们完全支持国际社会坚决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国家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罪恶政策。

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对确保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的实施以及确保在不远的将来正确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国际社会日益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政权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安理会早该在确保有效并经常地监督和保证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中起主要作用。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大会将就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通过一项决定,以再次动员国际力量解放纳米比亚,并最终在南部非洲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茨维特克夫先生(保加利亚): 半年来这是第四次由联合国各会员国隆重举行会议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在巴黎举行的对南非种族主义采取制裁世界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以及本次大会辩论——所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国家完全支持尽快以和平方式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的里程碑。

同时也应提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二十二届会议,于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国家第八次最高级会议,以及华沙条约签署国政治咨询委员会1985年和1986年的宣言。

联合国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辖权并对该领土的管理承担直接责任已经二十年了,因此,纳米比亚人民对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与国家独立权得到了国际承认。

在过去二十年里关于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所有这些决议——其他包括安理会的近三十项决议,联合国大会的二十多项决议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国家

的十多项决议、宣言和公报，都雄辩地表明了国际社会日益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国家独立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于1967年建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1年的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以及安理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都为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提供了实际的计划，法律基础以及组织机构。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无疑于对人民采取侵略行为。它对联合国和国际法院的各项决定和决议采取的只是蔑视的态度，这是前所未有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建立了可耻的种族隔离政权，国际社会对于这一政权早以加以谴责。这一政权的警察以及拥有十万人员的军队正在参与种族灭绝行为以及大量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违反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批准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它们与西方的跨国公司相勾结，肆无忌惮地掠夺和糟踏纳米比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它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各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无数的侵略行为并破坏其稳定。

南非用各种阴谋来对付联合国的行动方案，通过一些治表不治本的措施来强加它自己的内部解决。这方面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南非决定通过一个所谓的多党派会议建立它所谓的临时政府，其目的是要转移视线，抵制国际社会的压力。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拒绝放弃其被剥削的殖民地。在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方面缺乏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美国的可耻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这一政策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其他受尊敬的国际机构中已经遭到反复的谴责。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种族主义南非提供的支持和不断增加的援助。南非和美国借口在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古巴军队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之间有联系，正企图拖延和最终阻挡使该领土非殖化的努力。

众所周知，大会在无数决议中，包括有关纳米比亚的特别会议通过的S-14/1号决议中，拒绝所有这些企图，认为这种企图“鼓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纳

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在这方面，我要引证安全理事会539(1983)号决议，该决议表示安理会拒绝

“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无关的外部问题联系起来，认为这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不应忽视把纳米比亚问题说成是东西方之间的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掩盖这一问题的真正本质的企图。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正确地指出，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纳米比亚问题的目的是为了：

“把注意力从纳米比亚的殖民化这一中心问题引开，损害了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愿望。”(A/CONF.138/11,英文本第168段)

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非殖化和消除种族隔离的问题。因此，这一冲突只有两个方面：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占领当局。其他国家帮那一边是另外的问题。

在目前的国际力量平衡的背景下，在这一特别困难的时刻，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正在为赢得民族解放而进行着一场反对南非占领政权的英勇的斗争。他们有权以各种手段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所有坚持联合国理想的人民都站在他们一边。我在这里强调，曾经为实现自己的国家独立而战斗了多年的保加利亚人民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正义和英勇的斗争，我们将继续全力支持他们。

铲除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并不是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内容，尽管是主要的方面。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地从该领土发动针对前线国家，主要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入侵。另外，该政权资助和支持在邻国的反革命武装匪帮。其目的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破坏这些国家，推翻它们的合法政府和使这些国家屈从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利益。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罪行。我们相信，声援并全力支持前线国家对实现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

和持久解决来说极为重要。

南部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纳米比亚内部和周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紧要关头。区域与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

“会议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急剧恶化的局势严重地威胁了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和直接的威胁，要求国际社会作出立即、有效和全面的反映”。

华沙条约缔约国认为，南部非洲的局势是当今世界紧张局势的最危险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解决这个冲突也会具体地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国际安全全球体系的建立。

前面提到的五个国际论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们为采取立即果断的行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便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维持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它们坚持指出，安全理事会行使其贯彻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决议的职权，坚决反对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采取拖延战术等任何非法阴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它们也呼吁安全理事会在不提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为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采取立即的措施，它们还呼吁尚未与种族主义政权断绝关系的国家尽快这样作，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孤立该政权。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完全赞同贯彻这些措施，并将尽力这样作。

我们有责任在这里回顾安全理事会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中应起的历史性作用。我们相信，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必将获得国家独立。大多数会员国、世界人民、正义、人类以及首先是联合国的威信要求我们立即结束纳米比亚人民在殖民主义枷锁下长期遭受的苦难，四十年来压迫纳米比亚人民的种族隔离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污点。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纳米比亚人民在1986年仍没有取得他们应享有的独立这个事实，就是对联合国不能够执行自己的决定、以及南非的顽固态度的一个令人失望的评论。

在7月份召开的促使纳米比亚立即取得独立的维也纳会议上、以及9月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我国代表团已经阐述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观点。然而，澳大利亚觉得对纳米比亚人民有特殊的责任，因为澳大利亚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为此，想用这个机会简单地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对纳米比亚的态度。

纳米比亚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的历史的特征，就是纳米比亚人民抵制外国统治。先是抵制欧洲殖民者，然后是欧洲南非人。

尽管国际社会最明确地表示比勒陀利亚政府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接受的，但它仍在占领纳米比亚。南非尽管承认——起码是原则上承认——纳米比亚独立的权利，以及有条件地接受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南非仍然呆在那里。

另一决议是澳大利亚态度的关键。我们支持并赞扬秘书长为执行该决议所作的努力，必须在不拖延和找借口的情况下使该决议有效。澳大利亚拒绝任何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节外生枝的问题、例如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企图。澳大利亚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包括使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的所有必要内容。不仅没有必要超越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任何这种想法都带有破坏整个联合国计划的严重危险。

当然，坚持联系解决并不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南非继续支持温得和克的所谓临时政府，以及对邻国的侵略也是消极的因素。然而，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放弃联系解决的概念，就能够执行联合国计划，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

澳大利亚不是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一方，但我们将在自己有限的努力内尽一切所能促使早日和满意地解决问题。为纳米比亚事业和纳米比亚人民，我们一直积

极和负责地参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向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自愿提供捐助。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时将要成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我们仍然愿意向该小组提供一批工程技术人员。

然而，国家的努力不足以迫使南非从该领土撤出，这一点是明确的。南非不会自愿这样作，越来越有必要为此目的向比勒陀利亚施加长期的国际压力。今年维也纳国际会议和在纽约的大会特别会议起了这种作用。由于这些决议中的某些语言，这些会议本应向比勒陀利亚发出的明确信息被与会者的不团结冲淡了。

这次辩论应当使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注意力再次集中于有必要建立广泛的一致措施，以向纳米比亚事业提供长期的支持，这是应该的。

最后，如果对南非的这种国际压力仍然无效，比勒陀利亚继续藐视和阻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话，我们认为，安理会就应开会审议通过对南非的强制性制裁。当澳大利亚仍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时候，我们将继续支持安理会采取这种行动。

卡达姆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会再次审议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议程项目36，这个问题已经变成非殖化领域内联合国所面临的非常重要和严重的问题。在审议这个根本上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纳米比亚领土人民自决权利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花些时候回顾9月中旬召开的特别大会审议这个问题时所明确表示的坚定的原则立场。然后我们必须开始明确无误地强调种族隔离问题、种族歧视以及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扩张占领，和驱逐和压迫南非和纳米比亚领土人民的作法之间的关系。如果这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南部非洲的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有爆炸性，不仅对纳米比亚前途、而且对整个南部南非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尽管联合国通过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托管，将该领土的直接责任转交给联合国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这是对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公开挑战。这首先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一种继续侵略。

国际社会谴责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集团一道掠夺那里的资源。纳米比亚人民一直在痛苦中呻吟，为自己的自由作出了牺牲。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各种果断措施，保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我们拒绝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与纳米比亚人民独立政权毫无相干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

南非的顽固态度、以及它继续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大会1974年12月通过的第3341(XXIX)号决议、以及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所通过的决议，这是由于南非从某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得到军事和政治支持。这些国家仍然在南非有各种经济利益。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如果国际社会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殖民主义政策的话，那么种族主义政权的政府本来是不敢违背国际的意志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的条款对其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呼吁那些对实行制裁仍然犹豫不决的国家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便能使国际社会实施其使这块领土从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魔掌下解放出来的意愿，同时也能够使纳米比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

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际社会被要求再次审议纳米比亚这个迫在眉捷的问题，这无疑是在使人感到遗憾和义愤的事情。这个令人感到痛苦的问题早就应当得到和平和持久地解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我们能看到这块领土及其苦难的人民实现自决、自由和真正的独立之前，还要克服种种障碍。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动员一切舆论掀起了有利于消灭种族隔离这个由盘据在南非的非法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罪恶政策，这个种族主义的政权20年来，一直非法地占领着纳米比亚。我国代表团所参加的在三天前已经结束的有种族隔离的辩论中，大会能够看到这样一种令

人鼓舞的现象，即国际社会对目前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的人民所掀起的崇高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仍在给予巨大的支持。通过这次辩论我们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谁在逆流而动顽固坚持进行这种罪恶的行径。实在使我们感到遗憾和不幸的是，国际社会面对着影响南部非洲各独立国家的这一场悲剧——它们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发动的侵略行径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颠覆活动的牺牲品——而无能为力。

1986年对于被压迫和被征服的纳米比亚人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这样说除了是由于1986年被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定为为夺取最后胜利而进行总动员和采取决定性行动的一年这一事实之外，还因为这一年刚好是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和真正代表的这个组织建立26周年纪念。今年也还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发动其武装斗争的2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20周年，从那时候起，这块土地就直接被置于联合国的直接责任之下。回顾以下事实是有用的，即联合国所担负的这一专门责任15年前得到国际法院的认可。然而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完全无视大会及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有关措施，比勒陀利亚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已经拒绝并在继续拒绝结束它对这一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已经认识到消灭种族隔离和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来自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顽固拒绝遵守载于有关决议中的联合国的各项指令，另一方面这些障碍也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不道义和非法勾结的罪恶所造成的，其中包括要实施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的那个国家。在有关种族隔离的辩论期间，我上个星期在这个讲台上曾经说过，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以色列，继续和南非保持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不言而喻，这些不道义的和非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比勒陀利亚的战争机器和警察机器，而这些机器是该种族主义政权用来野蛮地镇压南非和纳米比亚

的黑人多数人民的，也是它们用于进攻各前线国家和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并在政治和经济上颠覆这些国家的工具。

使纳米比亚立即实现独立的另外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一些毫不相干的外部的因素联系起来的问题，而这一点则是比勒陀利亚及其强有力的保护者所顽固坚持的，具体而言也就是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国际主义的古巴军队从安哥拉的撤军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无需要在这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社会，特别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拒绝并强烈谴责这一欺骗性的伎俩，其目的是要无限期地推后和拖延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有效地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实现独立和自由的权利。

我要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所进行的另外一个不正常的行动，南非去年6月份在温德和克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安全理事会在同一年的6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谴责，并以这个政府是非法和完全无效的而加以拒绝。尽人皆知，目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践踏了联合国所有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并对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国际运动和组织的讲台上所发出的无数宣言和呼吁充耳不闻。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并继续毫不含糊地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条款对非法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因为它顽固地拒绝消除种族隔离，并严格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条款，而这些条款乃是得到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和平和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

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迄今为止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联合国的这个机构采取决定性的和有效的措施，以迫使南非遵守国际社会的意愿。

追忆以下事实是很有意思的：1985年11月15日，两个西方大国同时它是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阻挠了关于对比勒陀利亚实行有限强制性制裁的一项决议草案的通过。事实非常明显。因此，如果比勒陀利亚仍将继续无耻地蔑

视国际舆论，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它仍将得到其保护者、武器供应者和贸易伙伴的祝福和不道德地合作。我们绝不能同意它们的声称，即这些强行制裁是无效的，因为据它们所称这些制裁会影响到南非黑人和纳米比亚及独立的非洲邻国人民的合法利益。这真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断，提出这一论断的国家是企图为它们不断掠夺该领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辩解，国际社会已对这一论断给予不断谴责。

此外，我们拒绝和谴责把纳米比亚问题置于东西方冲突范围内的任何企图，我们把纳米比亚问题看成为完全是非殖民化问题，其解决办法应在《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条款中找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秘书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及其它国际机构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它们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规定的联合国方案为实现这一国际领域的立即独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国政府同意许多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呼吁、最后宣言和行动纲领，包括联合国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今年9月在哈拉雷召开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

人们极其希望，保护比勒陀利亚的各大国，尤其是那些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应该注意到人类的智慧、正义和理智的呼声，以及是他们自己公民的呼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再次重申，我们声援和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他们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坚定和英明领导下，正在勇敢地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实现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而斗争。我们希望，本届会议的工作将为世界各地正在为这一崇高事业的胜利而不懈努力的人们带来更为光明的前景。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第四十一届大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今年所召开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的尾声，这些会议为南部非洲区域的危急形势不断给予了高级别的审议。在过去半年里，6月份在巴黎召开了对种族主义南非执行制裁世界

大会，随后7月份在维也纳召开了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然后是9月于纽约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而且，在7月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二届首脑会议的讨论中以及于9月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上，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问题理所当然的被作为中心议题。

在这些会议上，所有代表团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国际社会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大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已经20年了，安全理事会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也已有8年了，然而种族主义政权竟然仍在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事实上，它仍在对无辜的纳米比亚人继续进行残暴、恐怖和监禁行径，它仍在继续延长在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罪恶体制，这一体制已由联合国宣布为违反人类的罪行；它仍在继续不断地诉诸残暴武力，维持其非法占领的镇压机器，它在整个纳米比亚部署了10万军队。

南非不仅竭力维持和巩固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并得到外国经济利益的纵容，而且加紧了对纳米比亚矿产、海洋和人力资源的掠夺，违反了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一号法令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同时，种族主义政权仍在继续企图诋毁和摧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及其唯一合法的纳米比亚解放运动。并且它仍在继续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军事跳板，向前线非洲国家发起侵略和颠覆行动。

在此我没必要进一步详谈南非公然践踏国际法的每项准则以及文明行为的各项原则的行径，因为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的其它有关机构已在文件中对此作出全面阐述。我们只想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都应非常清楚：比勒陀利亚政权丝毫没有任何真诚合作的愿望，它不愿同联合国在实施联合国方案的条文和精神过程中进行合作。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想过多的谈论纳米比亚的悲惨状况或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推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种种花招和借口，我国代表团将主要讨论至今使促使纳米比亚解放的各项努力遭受挫折的目前僵局状况。

现在，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表示我们的深切预感和怀疑，我们怀疑现在在安全理

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中规定的联合国计划的范围内是否还能实现和平解决。1983年12月,秘书长首次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时指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有重大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就是南非的顽固态度。然而,3年之后,秘书长又不得不再次报告说:

“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所有条件均已具备……但是,由于南非继续坚持连系与本题无关的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的问题,非法的延长其控制,纳米比亚的自决权利就依然不当的受到剥夺。”(A/41/1. 第5页)

秘书长一再指出,“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以便在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南非的合作”(A/41/1 英文本第11页)。实际上,秘书长为使联合国计划取得进展所作的不懈和可佳的努力不断地受到阻碍和破坏,这主要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毫无道理地进行反对,使秘书长不具备战胜南非顽固态度的必要的手段。

去年11月,两个常任理事国在安全理事会投否决票,大大地阻碍了安全理事会1985年6月一致通过的第566号决议的主要目标,该决议警告南非,如果南非不能同秘书长进行合作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计划,安理会就不得不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此外,今年6月18日,还是这两个常任理事国在安全理事会投否决票,再一次阻碍一项决议的通过,该决议是对南非不断侵略和继续占领安哥拉主权领土作出的反应,准备对南非执行有限的制裁。

肆无忌惮地乱用否决权和威胁使用否决权、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同解决支节问题联系起来、以及至今已经完全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等等都已经成为立即执行联合国计划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面临空前的抵抗运动、纳米比亚的斗争正在不断加强、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正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情况更是令人痛惜。因为这种错误的姑息和蛊惑人心的政策只会给比勒陀利亚发出错误的信号,只会有助于支持比勒陀利

亚坚持顽固的态度。我们得到的必然的结论是，这种阻碍战术的目的是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作为同非殖化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的抵押品，并且重新把这个问题纳入东西方关系的范围内。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比勒陀利亚的辩护士提出了一大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来反对实行制裁。首先，有人宣称制裁对南部非洲被压迫的黑人造成最大的伤害。鉴于他们长期来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苦难，鉴于黑人领袖一再重申他们准备承受进一步的负担和贫困，这种理论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以恩人自居的姿态。第二，有人说什么制裁不会有任何作用的，这进一步暴露了这种理论的空洞。因为，正是那些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国家，最近在其他情况下提倡和单方面实行制裁，尽管国际社会在那些问题上并不象在南非问题上如此接近一致意见。第三，还有人说我们应当谨慎和克制地采取行动，以免制裁措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使比勒陀利亚赢得了时间，进一步肆无忌惮地加紧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恐怖统治。

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违背了合理的解释，使人们对某些国家经常表明反对和憎恨南非政策和措施是否真诚表示怀疑。实际上，最大的虚伪莫过于现在听到联合国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正在宣扬什么谨慎，并且敦促促进比勒陀利亚表面的改革姿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南非的强大的朋友应当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并且同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坚定的行动，以保证彻底孤立种族主义政权。

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和在维也纳举行的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的成功所带来的新的机会将能够进一步加强全球运动，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进行合作配合秘书长的努力，以便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然而，印度尼西亚仍然认为，最终能够保证南非进行合作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根据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所有可能的办法。这当然包括采取重大和有效的措施，削弱南非主要的经济和军事部门，特别是那些同

比勒陀利亚继续对纳米比亚不宣而战和继续侵略邻国的能力最直接有关的部门。

这种行动肯定可以提高国际运动的利益，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计划的规定。我们也应当决心采取具体的步骤，进一步援助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并且援助非洲前线国家，以便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在经济上对南非的依靠，并且加强他们的自卫能力。毫无异义，事实将证明，这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大的压力对保证纳米比亚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希望重申，印度尼西亚坚定地声援和致力于南部非洲人民为争取平等、公正和独立而进行的合法斗争。印度尼西亚不会停止对南部非洲人民以及旨在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国际努力的原则性援助。

20年前，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作出了一项庄严的保证，这项保证不能也决不会落空。所有会员国都有独特的责任和义务，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迫使南非履行自己根据《宪章》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所作出的承诺。

为此，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强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对付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希望而且也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以便恢复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由和独立。

乌尔德·博耶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再次祝贺主席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主席。在谈论纳米比亚问题时，我还要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表示赞赏，因为他们为动员世界公众舆论进行了巨大努力，以加速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

今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大会，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特别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政府和国家首脑会议以及在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都是动员世界公众舆论、加速纳米比亚独立努力的里程碑。

世界还有一些机会来证明，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取得充分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和所有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一样，毛里塔尼亚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部非洲和纳米比亚犯下的种族歧视罪行。我们和国际社会一样，谴责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我们重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重要性，该决议规定纳米比亚取得完全独立，占领部队撤出其领土。

我还要很高兴地重申，我们支持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取得自由和独立进行正义斗争。

我国同样重申，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拘留者，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尊重他们的个人权利。

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民族领袖领导下，在热爱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支持下，并在上帝的帮助下，迟早能够解放自己的土地，重新建设独立的国家。

格贝霍先生(加纳)：20年前，大会于1966年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之下。^{*}这一行动不仅从法律上澄清了该领土的地位，而且也表明，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该领土推行的政策和行径感到痛恨。然而，20年过去了，纳米比亚仍然远远没有实现独立。1967年成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该领土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但它却被迫象一个流放当局一样开展工作。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也没有得到执行，尽管国际社会一致接受，它是纳米比亚独立的最值得称道的计划。

在国际社会遭到完全挫折的情况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用野蛮的武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南非还将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当作一个跳板，来颠覆和破坏主权邻国。

在这一时刻，我们要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多年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什么能够维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尤其挫败国际社会的努力？

* 副主席黑纳尔先生(苏里南)主持会议。

不难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简而言之，主要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过去和现在都继续从它的合作者那儿获得了强有力和一贯的支持。这种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支持的具体内容已经记录在案，使会堂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因此没有必要详细谈论。有些国家还利用自己的否决权，阻挠执行联合国旨在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铲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帮助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决议。

因此，在该领土及其人民非法受到最野蛮和残酷的殖民主义的压迫的同时，南非和它在西方的朋友和盟友却无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一号法令，忙于剥削这片土地上的矿物资源。确实，由于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在该领土上进行这种活动，使得人们对该领土取得独立产生强烈的疑问。

作为南部非洲政策的一项倡议，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已经破产。有的国家推行这一政策，并仍然坚持“联系因素”，即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部队撤出主权安哥拉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给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一个机会的花招，使它能够在南部非洲地区推行剥削、霸权主义和镇压性的政策，尤其使得该地区已经极其困难的政治局势更加恶化。这种局势不仅威胁着该地区的国家，而且也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几乎没有哪一个代表团会否认这一点。

当对安盟匪徒的军事支持日益增加，南非继续不受惩罚地颠覆和侵略邻近的主权国家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求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确实，忽视错综复杂的南部非洲政治中的这些事实就是忽视该地区严峻的现实。有哪一个神智清楚的国家想要在政治上自杀呢？

然而，面对南非和其西方盟国的这种无理的要求，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唯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表示愿意与南非当局举行对话，这表明他们已经成熟。同样，该地区的关键方面、例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对与南非举行会谈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不幸的是，这些接触只是证实了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欺骗性，它建议举行对话的真正意图是为了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争取时间。

最现实的态度是无条件地立即执行联合国第435(1978)号决议。我国代表团认为，不执行这项决议等于是推卸责任，因此不应当予以鼓励。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用行动清楚地表明，它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毫无兴趣，因此以各种不相关的借口推迟这项决议的执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表明其真正的目的是绕过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但是，联合国不应该允许比勒陀利亚玩弄的这些拖延花招得逞。纳米比亚领土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未来是联合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以一种不辜负这种责任的方式采取行动。联合国应该确保南非处理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中唯一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选择使该领土获得独立所使用的选举制度的问题。我们应该接着迅速执行该决议的其他部分。

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再次呼吁那些仍然与南非保持关系的国家不要有意或无意地对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提供支持，而是应该鼓起必要的政治意志和勇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该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向该政权发出明确的信号。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再也不应该因少数强大国家的自私利益而受罪。《宪章》规定，不论国家大小或肤色，人人自由。我们必须捍卫这一崇高的原则。

最后，我愿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坚定不移地支持并声援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他们的唯一合法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深信胜利在望。我们同时相信，国际社会将向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民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我国代表团还要对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理事会的全体成员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为使公众注意纳米比亚不正常的局势并为纳米比亚的独立铺平道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卡西里先生(乌干达)：我愿祝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今年完成了广泛的工作计划，并特别赞扬理事会今年7月在维也纳精干地组织和主持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会议制定的纳米比亚行动方案，并希望尽一切努力促进这一方案的实施。

20年来，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公然对抗国际社会。它在纳米比亚强化其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它有系统地掠夺该国的自然资源。它将该国变成一个庞大的军事要塞，它以此为基地向邻近的国家发起无端的袭击。

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后我们对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给予的很大希望破灭了。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在一起，这停止了谈判解决的进展，并将东西方冲突塞进了纯粹的殖民问题中。

我国代表团认为，故意玩弄这一花招是为了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以便使南非和其西方盟国争取更多的时间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是唯一的解释。南非和美利坚合众国十分清楚，只要南非部队继续占领安哥拉的大部分领土，只要他们继续资助和武装安哥拉的安盟叛乱者，安哥拉政府就不可能要求古巴军队离开。此外，南非不能提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活动作为其继续占领安哥拉领土的理由，因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经表示愿意与比勒陀利亚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作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一步。

因此，南非和美国通过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部队的撤出联系在一起，同时尽力使其自己的撤出变成不可能，而正在有意地阻止纳米比亚的独立。

我愿在此重申，我国政府坚决反对属于纳米比亚问题外部的并且对此没有关系的“联系”政策。纳米比亚问题明显是殖民问题，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而合法生效的一个双边协定。因此，我们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与南非普遍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特别是其联系政策，以促进纳米比亚尽早取得其独立。这一呼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事实，即除联系问题之外，所有方面已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达成了全部协议。然而，由于这种性质的呼吁过去一直不被注意，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反对种族主义部队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的英勇的武装斗争。

乌干达再次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以迫使它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那些靠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和在南非进行高收入投资（得利于廉价的奴役劳动）的获利者，当然试图使自己相信制裁是没有用的。他们非要求我们保持耐心，而同时至于南非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或许一百年进行建设性的和获利的合作！

最后，主席先生，我愿重申，我国政府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泰德斯先生（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具有几世纪以来与殖民大国进行一系列对抗的历史的国家，并作为一个有历史义务来与兄弟国家利比里亚向国际法院提交纳米比亚案件的国家，特别重视今天所讨论的问题。

当联合国二十年前作出历史性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时候，所有主张正义的国家都期待着联合国这一行动会很快导致该领土的独立。然而，使它们非常失望，独立一直受到拖延，直至今天纳米比亚仍然遭受比勒陀利亚在西方盟国默许下对该领土的野蛮压迫和剥削。大会和安理会后来通过决议和决定，宣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为非法，并要求南非在和平过渡到独立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然而所有这些代表国际社会意愿的决议和决定都得到蔑视和嘲弄。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开始得到几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并在开始时使国际社会对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充满希望，然而由于比勒陀利亚及其合谋者进行无休止的欺骗活动以阻碍该决议的执行，该决议已成为一份死亡文件。种族隔离政权不但不真正实行决议中的规定，还企图给纳米比亚人民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以便继续掠夺该领土的自然资源，明目张胆地违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1条法令。

比勒陀利亚正作进一步的打算，企图扑灭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合法的解放斗争。确实，比勒陀利亚和美国

正试图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无关的和外部问题联系起来，诸如古巴国际主义者在安哥拉的存在。这一推迟纳米比亚不可避免的独立的明显企图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拒绝。

正象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合法职责一样，其独立仍然是对这一世界机构的效力和权威的考验。如果说在坚持《宪章》的原则和执行其义务方面有什么失败的话，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是最应受到批评的。尽管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坚持认为，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殖民占领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然而安理会仍然束手无策，不能对南非采取适当措施，这是由于西方常任理事国被要求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议不断使用——或者说是滥用否决权。

结果，本组织自40年前成立以来一直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南部非洲地区正逐步成为一个紧张局势的温床。联合国无法对南非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这一事实进一步助长了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肆无忌惮地继续其殖民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决心。确实，当今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加速殖民控制和种族隔离的进程，而且加紧了去对邻国的颠覆活动。

令人讨厌的种族隔离政权对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姊妹国家发动了卑鄙的武装入侵，继续通过占领安哥拉部分领土侵犯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则。事实上，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似乎赋予自己权利来控制使用安哥拉港口的船只。种族隔离政权以其特有的傲慢态度，向驶往安哥拉港口的船只开火，从而破坏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海上贸易活动。

鉴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以及这一臭名昭著的政权所执行的令人憎恶的政策，国际社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援助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因此，我们每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向在过去一百年中英勇敢地面对了占领国武装部队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所有必要的财政和物质援助。

在纳米比亚最后从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武装斗争的同时，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无疑将削弱种族隔离政权承受解放斗争的进攻能力。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各会员国所发挥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虽然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对南非政权所实施的有限措施有一些价值，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应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因此，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相信，因为对这一无法无天的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而立即采取步骤。我们还敦促制订一项向前线国家提供援助的全面计划。因为这些国家以极大的代价支持了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斗争。

就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来说，它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解放运动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直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被完全根除。

苏迈达先生（伊拉克）：今年多次召开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这包括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从7月7日至11日召开的立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会议，以及9月份在哈拉雷公布了纳米比亚特别宣言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和7月份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如果这些会议和特别联大所通过的决议和作出的决定得以执行的话，纳米比亚问题在今天不会被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我们的议程，也不必象年复一年那样对它进行讨论。特别联大所通过的重要决议确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问题所负有的直接责任，直至根据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大1966年10月27日第2145（XXI）号决议和1967年5月19日的第2248（S-V）号决议实现真正的自决权和民族独立。

虽然联大通过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已经二十年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仍然非法占领着这一领土，对进行斗争的人民进行了残暴的镇压政策。它在利用这片领土作为向非洲邻国和前线国家发动侵略的跳板，以破坏它们的稳定，从而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国际社会有历史性的责任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正义和合法斗争。纳米比亚人民正在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进行这场斗争。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国

际组织还必须完全支持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密切合作和作为合法行政当局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执行理事会所进行的工作。

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属于纳米比亚人民；这是上帝赋予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礼物。这些资源正在遭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掠夺。这种掠夺正在进行，它违反了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命令。伊拉克谴责在纳米比亚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以及其他人为阻挠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所有活动。

我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在上个月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周时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信中，重申了伊拉克对纳米比亚人民所持的立场。联合国的各项原则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获得自由、尊严和独立的权利是这种立场的基础。

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这片领土的独立提供了基本的范围。

1950年国际法院关于南非的咨询意见指出，国际联盟规约第22条重申了2条重要的基本原则：不吞并他国和托管之下人民的繁荣和发展是文明的神圣托管。它还指出，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权得到主权、公民权和自决权，因为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1966年的咨询意见清楚地指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构成非法的占领，并且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合作都是违反了对《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然而，要使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就需要立刻对比勒陀利亚执行经济和军事制裁。这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实行经济和军事抵制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不让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与某些政权，特别是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合作，摆脱我们的抵制和禁运。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摆脱抵制的企图中最大的喘息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严格地控制这些漏洞，防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破坏我们的抵制和禁运。

特拉维夫政权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头号合作者，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两个政

权进行合作，因为它们是建筑在同样的思想意识之上的，那就是种族主义、扩张主义的思想，移居者殖民主义的思想，掠夺其他人民的土地，以军事手段对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执行占领，包括对邻国发动侵略，四处散布动乱，威胁各国安全，以便使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能够在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实现自己的霸权地位。

因此，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勾结是一个侵略联盟，它压迫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真正自由。它还削弱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真正独立的基础，削弱它们的经济、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力量，破坏它们的团结与密切合作。

种族主义政权都采取侵略的政策，拒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蔑视《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原则，它们的这些行为和目的是非常相似的，这些都表现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行径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反对阿拉伯国家，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罪恶之中。

我们还必须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独立的权利绝不能继续成为东西方争夺的牺牲品。这种争夺必须解决，因为有人企图掩盖纳米比亚人民应该实现独立和民族统一的基本事实。

我们也拒绝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以及某些国家对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所谓“悄悄外交”的方针，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中一再使用否决权，阻止对那一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惩罚这一政权践踏最基本人道原则的行为。

同时，我们敦促各国和各国政府，不要向南非政权提供任何援助，因为，那将鼓励南非政权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军事占领，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坚持推行恐怖主义和侵略的政策。我们也要求执行强制性制裁，孤立那一政权，因为这一政权是人类良知上的一个污点，是一种反对正义的罪行。我们要求那些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1976年第283号决议，立刻结束它们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在制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侵略政策，要求这一政权放弃种族主义思想的一切外交努力失败之后，采取公正、有效的措施，反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已具有日益明显的必要性。

鉴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需要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这一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的情况，对于这种向国际社会和人权公然进行挑衅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必须符合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情况。

为了把伊拉克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化为行动，伊拉克通过参加非殖委员会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和非洲—阿拉伯共同努力而作出真诚的贡献，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尽管我们面临着战争的情况，伊拉克依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斗争。

最后，我们重申坚决地站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一边，支持它们争取自由、尊严和独立的斗争。我们强烈谴责一切阻碍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斗争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

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现在，我们再一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不得不每年进行一场这样的讨论，这是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种无法接受的耻辱，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和智慧就能看到，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和真正独立，就能消除这场辩论的需要，帮助减少联合国的活动费用。

纳米比亚问题是人所共知的，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大家熟悉的，从四十届会议的辩论到现在，国际社会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希望和失望，建议和挫折，呼吁和拒绝，都清楚地记录在案。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过去20年的企图是对一个英雄的人民最无耻的出卖，这一人民的正当愿望继续得不到实现。不幸的是，对纳米比亚殖民统治的持续，也延长了对那一领土上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我们必须谴责造成这种状况的那些国家。

载有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方案和安全理事会历史性决议——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至今已有8年，但是问题依然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最令人遗憾的。但是，尼日利亚依然充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尽早实现独立。我们消除南非种族隔离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拒绝并将继续拒绝种族主义南非及其盟友为拖延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方案的实施而提出的一系列节外问题。

这种公然破坏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一个例子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于1986年3月3日向秘书长提出把1986年8月1日定为开始执行联合国方案的日子，但有一条件：在这一天之前必须就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达成一项坚实而令人满意的协定。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毫无关联的，是外部和不可接受的，我们毫无保留地拒绝这一建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政权及参与从经济上剥削纳米比亚矿物财务的合伙人的入质。

我们必须问一下：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的南非通过其向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行为和推行蓄意的颠覆政策所显示的那一种顽固而傲慢的炫耀力量和挑战的态度还能容忍多久？

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有计划地破坏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做法难道我们有权保持沉默、漠不关心吗？我们要问安全理事会在认识并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一严重威胁之前，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需要牺牲多少非洲的领导人才能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国际社会的同胞们，让残酷地掠夺纳米比亚矿物和海洋资源的行为无休止的继续下去，损害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让这种蓄意蔑视和违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第1号法令的行为继续下去，难道是公正和合理的吗？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严肃地考虑这些问题，不仅以宣布相信一国人民享有自决权的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而且以支持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所承担的集体责任的方式作出回答。

我们不能不对过去6个月中在纳米比亚这一具体问题上的事态发展感到一些宽慰。国际社会通过各种组织和论坛一直努力为执行促进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联合国的决议指出新的方向。我们要重申支持1986年7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同样，我们重申明确地支持1986年9月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会议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最后文件》。同样我们要再一次重申，我们对最近举行的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所作出的承诺。这些会议对这一问题的审议以及这些会议的成果极大地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的意识，认识到解决也许是当代最具有挑战性的这一殖民主义问题的迫切需要。

新的和得到提高的政治意识已经有力地影响了逐步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制裁的形势，尽管目前这种影响还很有限。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非政府间组织和具有善意的一切男人和妇女进一步加紧努力，一起表现共同的政治意志，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永远消除普遍认为南非犯下的危害人类的罪行。

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终将获胜。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在道义上是正义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获得普遍承认。现在已经到了实现这些有价值的目标的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让我们尽尽一切可能避免由于不采取行动而遭受历史的谴责。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和该领土的独立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贾法尔先生（马来西亚）：纳米比亚问题继续严重地冲击着国际良知。国际礼让和那些珍视人性、厌恶比勒陀利亚政权所执行的政策的人规定了无数的价值观念。在非殖化的进程中纳米比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问题。这是一个违反《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殖民主义统治的行为。当然人们怎样强调国际社会一再谴责罪恶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强烈程度都不会过分。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大会中止南非的委任统治、承担了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以使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己的自决权之后20年，南非仍然继续窃取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非法地占领这个国家。南非完全无视大会1966年10月27日的第2145（XXI）号决议，以及联合国随后的所有有关决议。很明显，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打算放弃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殖民化的政策。

这一严肃结论的证据可以很容易地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1/24，第一部分）中找到。根据这份报告，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利用一切压迫措施以彻底奴役纳米比亚人民。南非加紧其残酷行为和恐吓行为，继续把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纳米比亚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此外，该政权还加紧使纳米比亚领土军事化，对无辜平民的骚扰已到了如此地步——失踪暗杀已成为普遍现象。该政权胆大包天竟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其邻国，最近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发动侵略和颠覆，这进一步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卑鄙政策。

马来西亚面对比勒陀利亚首先通过其种族隔离制度而表现出的日趋增长的傲慢态度，自1962年以来就断绝了同该政权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我们要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国际压力，这是很自然的。在外交和心理战线上，值得提出的是，国际社会已经一再宣布它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所实行的政策是厌恶的。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寻求的各种行动，比如象1986年7月在维也纳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召开，1986年5月瓦莱塔研讨会和同成员国就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磋商等活动都取得了一些结果。

这些努力和其他各项努力都有助于摧毁比勒陀利亚政权安稳的基础，显然必须维持这些努力。在此方面，我们注意到纳米比亚理事会今年5月访问的一些国家都反对“联系”方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应该更为断然地拒绝这种不公正的方案，因为尽管安全理事会在其第539(1983)号决议中宣布这一条件是毫不相干和不可接受的，但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仍然是顽固不化的。因此，必须加倍努力向南非表明，其在《联系》方案上的战术立场掩盖不了它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丑恶企图。同样，任何人认为向“建设性联系”这样的政策能够达到什么目的都是无效的。这种借口只能进一步拖延使纳米比亚人民受苦受难的不公正，这一事实是十分严重的，因而应该被废除。

我们认为，1978年由所有有关各方，即南非，纳米比亚邻国，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和其他该领土内部的政党所接受的和平解决南部非洲问题计划是采取行动的重要基础。这一计划得到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赞同，该决议设想逐步撤出南非部队和举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我们重申支持作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可接受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由于该决议是经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因此，安理会所有成员有义务尽一切努力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该决议。联合国赋予安全理事会十分艰巨而重要的责任，确保其决议得到执行。正如我们面前的报告和决议草案所表明的那样，对安理会的信任应该继续下去。

我愿作以下的引证。首先，在载于第A/41/23(第五部分)号文件的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第11段中，该机构

“督促安全理事会立即重新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使第435(1978)号决议和其他安理会决议生效，这是不结盟国家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国际会议的呼吁。

第二，在同一报告的第23段中：

“委员会强烈建议，安全理事会……通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呼声作出积极反应。”

今年七月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强调了这一建议，该次会议作出了实现同一目标的呼吁。

第三，在纳米比亚理事会提出的载于第A/41/24(第二部分)的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不下6个执行段落都具体谈论了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的行动，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执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我刚刚提到的纳米比亚理事会提出的报告和决议草案部分内容是我们外交努力的方向。我们要督促安全理事会与其集体政治意愿有效的开展设想中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望各项决议草案所要求的各成员国和联合国机构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和援助产生效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有相应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展的艰苦卓绝斗争的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

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在一项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中，大会重申充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坚决支持这一原则，因为任何国家或人民反对外来占领，特别是得到军事力量支持的外来占领，使用一切可能方式促进这一事业都是自然和合法的。大会在赞同这一原则上的任何犹豫不决都不利于纳米比亚人民，并会再次鼓励比勒陀利亚。我可以肯定，这不是大会所希望看到的。

根据必须更为坚定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需要，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特别委员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所作出的决定、提出的建议和决议草案。我们赞赏解决这一问题的彻底性，这一点反映在一连串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各个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会员国和甚至对纳米比亚感兴趣的公司所要采取的行动中。我们支持一切具体的行动，但正如我早些时候指明的那样，我们需要矛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说服”比勒陀利亚政权认识到，我们的努力不仅要继续下去，而且要强有力地继续下去，认识到该政权必须面临纳米比亚人民一定会在自己崇高事业上取得最终胜利的这一现实。

甲盛实先生（泰国）：这是在两个月内大会第2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公然无视有关联合国决议和决定，藐视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愿望。因此，大会必须再次重新审议这一问题，以便寻求解决这一不幸局势的有效方式和方法。

阻碍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障碍在于种族隔离政权继续顽固坚持一系列毫不相干和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比如说将纳米比亚问题同安哥拉古巴部队外部事务相联系起来。但是，秘书长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拒绝接受上述联系方案，因为这是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比勒陀利亚还使用各种伎俩阻挠得到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赞同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实施。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强加所谓多党会议和临时政府的做法进一步表明该政权对有关联合国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566(1985)号决议的顽固反应。

鉴于我所说的话，我国代表团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最强烈地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及其为拖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玩弄的各种拖延手法。我们也谴责比勒陀利亚坚持将纳米比亚问题同安哥拉的古巴军队这一无关问题联系起来，谴责比勒陀利亚将所谓多党会议和所谓临时政府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头上，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一会议和政府是无效的。我们认为，此类手法的目的仅仅是要混淆这一问题，混淆国际公众舆论的视听。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我们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令人憎恶的，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我国代表团同整个国际社会一道谴责比勒陀利亚继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该地区的独立非洲国家发动军事袭击和入侵，例如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入侵。种族隔离政权的这些错误行径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仅威胁到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国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样，对纳米比亚的资源日益减少感到严重关注，这一现象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非法掠夺也构成了妨碍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之一。因此，必须立即终止这种掠夺，并付给公平和充分的补偿。我国代表团也十分关注地注意到关于南非得到更多的核技术的报道，这一状况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关于武装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因此，我们有责任重新作出努力，密切注视这一事态发展，并终止此类同比勒陀利亚的合作。

作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成员国，我国代表团曾多次在安理会和大会要求南非立即和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是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接受的基础。鉴于比勒陀利亚顽固拒绝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为了迫使南非终止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除了在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之

外似乎别无他途。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也将继续支持关于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呼吁。泰国将继续对南非于1978年开始执行的自愿贸易禁运，直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我国代表团再次重申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由与独立的斗争。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组织西南非民组周之际，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将军阁下于1986年10月27日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发来了信件。该信表示：

“我代表泰王国政府和泰国人民重申完全支持在被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最后，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赞比亚常驻代表彼得·苏塞大使一致当选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人们十分欣赏该委员会的报告（A/41/22）。我国代表团也借此机会深切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纳米比亚人民所做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再次保证，泰国将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支持非洲国家集团，以便使联合国计划立即得到执行，使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英格列斯先生（菲律宾）：菲律宾人民对非殖化问题倍感亲切。同许多在场的国家一样，菲律宾在近四百年的外国统治时期有着自己争取自由斗争的长期历史。我国人民知道在外国统治下是多么耻辱，不论殖民国家使这一统治显得如何好。正是由于自己的历史经历，我们一贯支持所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的愿望。

在起草《联合国宪章》时，代表了一个即将独立的国家的菲律宾代表团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工作，以便在《宪章》中建立国际托管制度的第76条第(b)段中加进“独立”一词。自联合国建立以来，我们每年都骄傲地支持接纳新的会员国，欢迎它们来到这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

自联合国第一次审议这一问题以来，我们就一直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理愿望。这并不仅仅是老生常谈。在关于大会要求就西南非洲领土的国际地位提供咨询意见

的问题上，我于1950年曾有幸在国际法院为菲律宾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辩护。当时，国际法院并没有通过菲律宾代表团提呈的意见，即由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社会有权利和责任取消南非的托管；在那之后，由于其组成人员有所变更，国际法院作出了这一决定。

非殖化是联合国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领域。然而，在大会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托管、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直接负责之下20年之后，纳米比亚依然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加入联合国。纳米比亚人民依然在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真正独立而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

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可以考验出联合国执行《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意志和能力。南非对纳米比亚罪恶野蛮行径及其蔑视国际社会普遍意志的历史都是众所周知的。南非在试图吞并当时属于其托管范围内的纳米比亚领土时，背叛了国联对它的信任。联合国1945年成立时，南非拒绝按照《联合国宪章》把纳米比亚交给托管制度负责。

尽管联合国会员国一再呼吁敦促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交给托管制度，并执行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南非仍然顽固地赖在纳米比亚领土上。尽管国联盟约和《联合国宪章》规定促进纳米比亚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社会进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仍然对所谓本地人实行歧视性法律和规定。

联合国大会1966年10月结束南非对于纳米比亚领土托管的具有历史性决定，国际法院和安理会对于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裁决和决定都没有使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感动。西方的所谓建设性对话只是鼓励顽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消耗政策。

南非对于国际社会一再呼吁的反应是坚持公开违反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权利；延续罪恶的政策和在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行为；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在这块领土上实行大规模军事化；对与纳米比亚接壤的独立国家进行侵略和颠覆行为；并且

强加给纳米比亚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目的只是使种族主义对纳米比亚的统治永久化。全世界都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罪恶行为，并且要求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根据《宪章》仍然有办法和权利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表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基础的安理会第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必须得到立即执行。秘书长的报告说，在就选举制度达成协议后，有关执行计划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将最终得到解决。然而，种族主义南非坚持把这项计划的执行与一个完全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这就是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现在成为这个问题的人质，这个问题完全与自决原则无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这一借口已经在大会和安理会得到应得的坚决谴责和拒绝。

种族主义南非的行动明显表明，它不打算离开纳米比亚。联合国不应接受这种局势或让其继续下去。联合国在履行文明赋予它的神圣信任时，对于纳米比亚人民有着不可逃避的道义和法律责任。在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武装斗争反对南非统治之时，联合国有义务迫使南非离开纳米比亚，让其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在南非继续坚持顽固态度，努力破坏安理会第435和439号决议执行时，联合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毫无疑问，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安理会履行其明确义务，按照《宪章》采取严厉措施。

今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菲律宾代表团呼吁大会所有会员国全心全意支持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各项原则。纳米比亚人民正在等待和期望我们采取果断行动。难道我们能让他们失望吗？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祝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出一项非常全面的报告，这项报告概括了它今年以来根据大会赋予它的使命所进行的许多活动。如果不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切致意的话，我就失职了，秘书长对于立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了坚决努力，表现出了不倦的献身精神。我代表菲律宾新政府重申，我们将继续坚决支持斗争中的纳米比亚和勇敢的前线国家。我们期望尽早欢迎独立和主权的纳米比亚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

卡西纳先生（肯尼亚）：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已经20年了。20年前人们期望过不了许多年纳米比亚就能实现独立。然而这种期望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而落空了。尽管纳米比亚爱国者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殖民主义及其统治和剥削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勇敢斗争，这个希望还没有实现，这就是目前的纳米比亚局势的特点。

尽管进行了这么多年为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爱国斗争，以及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出的努力，种族主义南非仍然公然坚持非法占领该领土。南非通过可疑的手段，使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变得口是心非，自私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利益变得极为重要，而把实现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的紧迫需要置于脑后。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恢复优先顺序的本来面目，而不要考虑种族主义政权的拖延政策。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十分可恨地公然拒绝让纳米比亚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继续非法占领该领土，这是轻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击，否则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将被投入到无休止的混乱当中。我们应该认真地看一看这样的事实，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斗争，现在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阶段，这场斗争的胜利由于联合国某些会员国所推行的种族优越的过时理论和自私的经济利益而拖延。实际上，今天日益恶化的形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其结果不会仅仅局限在这个地区。这个结果很快就会使人想起，我们在一生中曾经两次使世界进入战争深渊的形势，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是联合国的主要责任，联合

国存在本身就生动地提醒人们在当时所出现的暴行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不希望历史重演。

联合国担负着确保纳米比亚按照过去其他托管领土独立的方式实现独立，联合国认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必须对这种情况采取立即的、有效的和全面的措施，以便避免这种日益增加的威胁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国代表团认为，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冲突不应该被看作是东西方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又与东西方冲突有关，必须被看作是，直接要求对非殖化和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国家独立合法理想作出响应，另一方面，对消灭和消除种族隔离作出响应。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坚持全面贯彻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认为这是人们要求从联合国得到的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响应，我们完全反对把从安哥拉撤出古巴部队这一毫无关联的问题作为该领土独立的先决条件。 一旦这一点得以实现，国际社会通往完全消除种族隔离罪恶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将被消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每天都在推行种族隔离。

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中，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对从纳米比亚撤出好战的部队和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 我们再一次呼吁，所有国家政府不得采取可能鼓励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态度的措施，以及放弃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 我们反对南非实行所谓内部解决，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使纳米比亚的傀儡政权制度化，并绕过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赞成不分裂纳米比亚领土，并重申我们强烈认为，沃尔维斯湾是南非领土的一部分。

回顾自联合国通过给予该领土独立的计划以来的纳米比亚形势，十分明显，联合国在结束非法的和罪恶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受到了挫折，实际上受到阻碍。 尽管所有有关各方直接参加的关于纳米比亚自由问题的谈判在8年以前已经结束，并且在1985年11月，所有有关第435(1978)号决议的主要问题已经得以解决，但是，南非作为一个当事国继续采取公然的拖延战术，以便减少联合国的压力，与此同时，南非完全没有结束其对该

领土的非法占领。实际上，南非继续纠集该领土的傀儡的支持，企图建立指导纳米比亚事务的机构，并在给人以撤退假象之后，继续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源。这些做法必须受到强烈反对，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今后朝那个方向采取的欺骗行为。应该采取的措施必须包括具体地注重实效的方案，以对付南非不断藐视联合国的决议，以及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残酷的压迫和镇压，对付南非针对其邻国进行的侵略行为，以及在南部非洲整个地区推行的颠覆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必须是为了最后完全消除凶暴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该地区问题的症结所在。

今年7月，根据联合国大会1985年11月13日第40/97/C号决议第20段的规定，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了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肯尼亚积极参加了这一会议。我们应当提及，这一会议召开之时正是终止南非管辖权并由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承担直接责任20周年纪念日。还应当提及，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查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存在的障碍，并考虑消除这些障碍的具体建议。会议考虑了这些具体的建议。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也通过了该会议的各项建议。该会议的各项建议以及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表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联合国拥有的能驱使南非接受正确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并在南非本身进行和平变革的唯一和平手段。这些制裁措施将进一步促进由各国政府、组织、官方机构或个人为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鉴于南非政权的种族歧视政策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肯尼亚一直主张并完全接受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出于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重申，我们不仅要求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局势，并要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不应把这一行动视为惩罚性的措施；而应把它视作是为了纠正南非的种族隔离罪恶及其对本世界组织所代表的世界各国人民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态度而采取的措施。

时至今日，一些国家一直阻拦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在这里我再次呼吁它们，根据南非的严重局势以及采取必要行动以迫使南非接受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迫

切性，从新考虑其立场。在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前，我国代表团希望各国严格遵守对南非采取武器禁运的规定。我们也希望采取并将支持所有旨在政治、经济、贸易、外交、军事、科学、文化、体育和其他方面断绝与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来往以进一步孤立南非的所有措施。同样我们也敦促各国不向南非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将鼓励南非继续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并对邻近的独立国家发动有计划的侵略行为和破坏活动。

毫无疑问，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人组的领导下为实现自由和独立进行的斗争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表明，它完全支持西南非人组，并呼吁各国政府和其他组织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解放纳米比亚所进行的合法斗争继续不断地提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以及物质援助。在这一方面，肯尼亚谴责继续逮捕并拘留西南非人组的领导人和支持者，谴责对无辜的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杀害、酷刑和谋杀，以及该政权在纳米比亚采取的其他旨在持续其非法占领该领土的非人道措施。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提出的内容丰富和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表示感谢，我们愿意重申，肯尼亚完全支持理事会继续履行其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合法的管理当局的责任。我们支持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主要的决策机构的作用，并将支持理事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作的各项建议。

法雷斯先生（民主也门）：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对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事业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和理解感到非常高兴。在联合国大会本次一般性辩论中各国踊跃发言，这表明国际社会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为争取独立和自由所进行的斗争。

几星期以前，我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起，根据不结盟运动各国的指示，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发言。我国外交部长指出：

“我们向南部非洲人民对种族隔离政策所作的日益抵抗表示致敬，我们对

他们的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我们相信，这些牺牲不会付诸东流；相反，它们表明，不管战争机器是多么强大和残酷，它是不能打败人民的意志的。”（A/S-14/PV 6，英文本第47页）

二十年以前，也就是1966年，联合国终止了南非对于纳米比亚的管辖权，并对该领土承担了直接责任。自那时以来，南非政权一直拒绝服从国际社会的意愿，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强加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与此同时掠夺该国的自然资源。*

这并没有阻挡纳米比亚人民继续为争取独立与自由进行正义斗争。相反地，却加强了它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信念：捍卫自由、团结和完整。

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委任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欣赏国际上对局势越来越了解，也看到警察和军事机器在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面前的软弱性。

我们借此机会提醒大家许多旨在结束种族隔离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我们回顾国际法院规定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和违反了国际法的决定。这类决议和决定的数量很多。许多国际机构、会议和其他论坛继续作出各项决定，重申国际社会盼望在南部非洲消除种族隔离，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在此方面，我要强调指出，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僵硬态度，这方面国际上的努力和其他决定都没有产生作用，该政权凭借于美国、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勾结，企图永久维持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并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遭到国际社会拒绝的“建设性接触”和“联系”政策就是这种行为的总方针的一部分。很清楚，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的话，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都不可能在国际社会的意志面前采取这样狂妄和敌对的立场。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继续进行的非法占领、其种族隔离政策和针对非洲

*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邻国，特别是安哥拉的恐怖主义措施，都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社会的猖狂蔑视。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采取的立场，我们未能使安全理事会承担起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历史责任，并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向国际社会屈服和尊重国际社会的意愿，这两个国家使安全理事会无法采取有效行动，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制裁。而这本来是和平结束种族隔离和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的最有效的方法。

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在呼吁中进行的分析极为雄辩。由于南非政权蔑视联合国，在完全不顾人权的情况下，在纳米比亚进行侵略和镇压，上述会议的参加者呼吁对南非政权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

我代表民主也门向纳米比亚人民致以热烈的敬礼。我们重申，我们支持他们在自己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将竭尽全力加强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帮助他们战胜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联合国继续审查和采取行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尽管国际最高机构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比勒陀利亚政府仍然坚持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并继续阻挡该领土的非殖化和独立的进程。这种局势的顽固存在威胁了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已经敦促立即和全面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自由和适当地行使自决、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大会已经坚定并明确地指出，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是纳米比亚问题和平解决的唯一基础。该领土的独立绝不能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中没有提到并且影响到南部非洲国家的主权的条件的实现联系起来。因此，大会就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自己国家中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社会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种族隔离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对联合国的信誉和效率，对一个建立在维持和平与安全真正法制和促进人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明确的挑战。

四十年来，南非一直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条款，但它却一直逍遥法外。这种现象破坏了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因此，国际社会显然希望南非放弃目前的态度。

必须认识到，比勒陀利亚自觉地弥补自己错误的可能是极小的，这一点已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加以确认。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没有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促进独立，而且恰恰相反，它试图加强在国内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压迫，变本加厉地破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同样，比勒陀利亚当局强加的毫无意义的经济制度也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也还在继续使用那些军事基地和设施，而这些基地和设施是使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对其邻国诉诸侵略行径和施加压力的。

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通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出席，强有力地并以毫不含糊的措词表达了不结盟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立场。涉及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宣言》的几个段落生动地反映出不结盟运动对世界这一地区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所表示的严重关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反对南非的有效和共同行动的紧急呼吁。

第八届最高级会议对纳米比亚问题所寄予的特别注意只不过在此强调了这个问题列入国际议程问题的紧迫性和首要性。如果我们要在南部非洲恢复道义、和平与安全的话，那么就应该根据《宪章》和大会各有关的规定适宜地和及时地解决这场严重的冲突。

阿根廷充分理解纳米比亚人民要求实现自由和独立的意愿。阿根廷人民和政府充分相信并完全赞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这一观点，只有及时和充分地实施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纳米比亚人民才能够实现其独立的生活。

比勒陀利亚继续拒绝遵守这项强制性的决议说明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其实施全面的有约束力的制裁是完全正当的。我国支持实施这样的措施。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要重申，阿根廷的人民和政府充分声援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正在为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人民。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纳米比亚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价值准则的试金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将表明理智和正义是否将会在当代最关键的问题上指引人类的行动。是否我们要听凭于肆无忌惮政权的丧失理性的不妥协行径的摆布，从而使自己在将来处于接受后代人判决的被告席上呢？现在是国际社会作出一项坚定决策的时候了。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

四十年来，我们通过三次特别会议专门对这一项目进行辩论和讨论。二十年来，联合国已经直接承担了确保纳米比亚的正义和自由的责任。尽管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是因为一个遭到其本国绝大多数人民厌恶和世界谴责的罪恶政权能够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不仅蔑视了国际舆论，而且也蔑视了联合国的各项具体决议。我们还能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多久呢？

就纳米比亚而言，实现其独立的唯一道路就是要通过实施联合国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了载于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之中的各项原则，特别是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之中的那些原则。

我国代表团声明，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是纳米比亚领土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必须一致行动，以便挫败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某些外部和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企图。我们必须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如果说纳米比亚今天还被阴暗的乌云所笼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黎明将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比勒陀利亚不可能永远无视爱好和平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根本决心。纳米比亚人民将为实现自己的正义和自由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在六十年代晚期，一些明智的人感到整个非洲大陆上的风向已经改变了。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更加猛烈的巨风。让世界睁开双眼注视着这场风暴的到来吧。

南非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内部管理试验，同时该政权的朋友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声称独立指日可待。尽管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南非问题，为实现纳米比亚问题公正解决的谈判仍然陷于僵局。曾一度积极的接触小组已经变得毫无行动，联合王国看来也在消极地支持美国的外交行动。尽管博塔总统宣布1986年8月1日为开始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最后期限，但仍有人把它同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这一人为因素仍是主要的障碍。纳米比亚实现国际公认独立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

南非回避联合国对该问题的控制是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出现政治僵局的核心问题。其它在南非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国家缺乏足够的政治意志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虽然联合国和其它接触小组国家宣布，“联系”的作法同实施上述决议毫不相干，但美国仍然把它作为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关键条件。法国已经从接触小组中退出，以抗议这种联系的做法。

不幸的事实是，大会20年前就命令南非撤出，而纳米比亚仍然是非洲大陆上仍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下的最后国家。令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西南非民组已经同意同联合国合作，而南非仍然采取拖延态度。

我们赞比亚人记忆犹新的是，种族主义南非1981年破坏了当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实施前的谈判。该政权利用了各种借口，如指制联合国偏袒西南非民组，需要选择恰当的选举制度等等。

世界对种族隔离已经厌倦。国际社会对南非垄断争取时间的手法已经再也不能容忍。试验的时间早已经过去。南非继续扶植的傀儡政权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这些政权是对纳米比亚大多数人意愿的挑战，甚至也是使南非西方盟友感到难堪的事。

在纳米比亚的占领部队对前线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南非在纳米比亚北部仍然保持着大量的前线军事基地，从那里南非对邻近国家发动袭击，尤其对安哥拉人民共

和国发动袭击。南非部队不仅在安哥拉进行军事行动，他们还向约纳斯·萨文比的安盟匪帮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匪帮正在为推翻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而战斗。萨文比曾在美国受到隆重欢迎，现在正在法国访问，它并不是自由战士，而是棋盘上的一名走卒，并是为南非在安哥拉的利益服务的帮凶。美国政府向安盟匪帮提供军事援助的行动是不幸和荒谬的。这一援助使美国站在反对独立非洲的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一边。象这样一个对人权问题和民主价值感到自豪的国家怎么能和一个种族主义和残酷无情的政权站在一边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南非对对话的立场。当知名人士小组的成员正准备同南非政府的官员进行谈判时，南非正在给自己的空军战斗机装备弹药和加油，以对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采取行动。当欧洲共同体的特使在杰弗里·豪爵士的率领下开始类似努力的时候，博塔总统却在宣布第三次紧急状态法，这就是他们对对话的态度。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清楚的。目前必须考虑采取新的措施确保纳米比亚无条件的获得独立，减轻纳米比亚的贫困、压抑和痛苦。联合国对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负有巨大责任。我的兄弟和同事西南非民组对外关系秘书昨天在大会所作的令人鼓舞和非常重要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恰当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要迫使纳米比亚人民失去对联合国的信任呢？”。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履行联合国的义务，迫使南非无条件地撤出纳米比亚，包括对该政权实行全面强行制裁。这是获得南非合作的唯一有效的和平方式。

赞比亚深信，联合国除了美丽词藻之外，还有更强有力的武器来迫使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正在为反对一个压迫政权进行正义斗争，这一斗争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支持。我们不应努力把武装斗争同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分割开来，这样只是在浪费时间。任何真正独立的取得都包括了武装斗争，纳米比亚人民有权利利用手中的任何途径为

自己的独立而战斗，包括进行武装斗争。

我们中有些人感到，在南非问题上现在已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贸易世界已清楚地看到，南非黑人是他们的最大顾客，它无疑超过了南非白人政府。南非政府正在对种族隔离的一些表面和一些看来更加可耻的方面进行改革，因此现在正在组成一些黑人工会。南非的荷兰改革教堂不再坚持：隔离具有《圣经》依据。这些还只是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重大任务中的微小的迹象。

奥古马先生(贝宁)：毫无疑问，当前联合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非殖化和纳米比亚取得民族独立问题。

自从大会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并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接过了对该国的管理直至该国取得独立以来，已经20年了。

从那时起，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都通过了决议、决定和建议，目的都是为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独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除其它事项外，我们重申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的合法性。西南非组织在联合国享有观察员地位。

同样，我们要求尊重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并要求保护该国的自然资源。

在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和接受之后，安全理事会在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中通过了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

有鉴于所有这些决议和联合国各种论坛所通过的有关决定，我们看到了什么结果呢？

我们目睹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它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以

及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决定。

比勒陀利亚政权与其它外国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跨国公司相互合作与支持,加剧掠夺该国的资源,这违反了大会的有关决定。

南非通过强迫年轻人加入殖民军队、部署10多万南非军队,在该国各地建立数十个军事基地加速纳米比亚的军事化,目的就是继续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并在边境以外进行侵略活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试图通过所谓的临时政府实行内部解决,国际社会已经一致谴责和拒绝了 this 傀儡政府。

我们目睹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的继续武装侵略、颠覆和破坏邻国政策的危险升级。

比勒陀利亚不断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动,特别是对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并雇用和训练雇佣份子,派遣他们到莫桑比克颠覆该国,这都是奉行区域帝国主义政策的具体办法,目的是破坏纳米比亚、南非和南部非洲其它独立国家的所有英勇的人民之间的天然和积极的团结。这一区域帝国主义的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纳米比亚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通过威吓和恐惧保持南非的种族主义体制,它的目的还是通过威吓和恐惧在南部非洲建立一种不稳定、新殖民主义的依赖性和破坏的气氛。

最后,我们还看到某些国家继续纵容甚至积极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这种政策无外乎是要使南非成为一个维持种族隔离体制的区域帝国主义国家。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某些国家违反第416(1977)号决议继续向比勒陀利亚的战争工业提供援助和宝贵的军事技术呢?第416(1977)号决议宣布向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

比勒陀利亚不断侵略邻国,如果不是要试图对该地区所有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统治,那又是什么呢?

联系解决的问题以及某些人宣扬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不是试图尽一切所能帮助比勒陀利亚政权取得分区主子的地位，并使其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桥头堡之外又是什么呢？

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控制了纳米比亚三分之二的矿井和肥沃土地，这不是要为某些西方大国的利益掠夺该领土又是什么呢？这违反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74年9月27日宣布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1号命令以及国际法院1971年6月23日发表的咨询意见。

除了把对安盟武装匪帮的支持解释为帮助颠覆安哥拉以外，又能怎样解释呢？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长期对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的有关决定持狂妄蔑视态度，以及它的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并不孤立，它得到某些在纳米比亚有明显存在的国家的积极支持。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长期拒绝为迫使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而向其施加真正的果断压力。

但是，实际上，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拒绝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拒绝给予纳米比亚人民最根本的人权，包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残酷的暴力镇压，并且对邻国推行侵略、颠覆和破坏稳定的政策，所有这些罪行在南部非洲造成了一种特别无法解决的局面，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个方面，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拥有特殊的职责，可以执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换句话说，人们已经看到，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缺乏立即采取坚定行动的政治意愿。

世界各国人民对这些严峻的事实不抱任何幻想。全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他们正在要求孤立种族主义南非，并且要求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以便纳米比亚能够实现自由和独立。

最近于1986年7月7日至1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重申了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这些合法的要求。

国际社会不能再容忍种族隔离政权这种毫无休止的狂妄和蔑视的态度。制止这一巨大阴谋的时候早已经到来。现在应当结束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奴役和剥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22届首脑会议清楚地表明：

“重申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然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能够接受的基础，并且再一次呼吁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这一计划。”(A/41/654英文本第28页)

非统组织的首脑们还进一步：

“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自己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同上，第29页)

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重申了这一些决定。

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加强自己的英勇斗争，以便彻底地摆脱南非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政权。

我们相信，联合国将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因为国际社会对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肆无忌惮地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源、以及军事压迫的日益升级等等表示严重的关切，这样就必须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样，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就能够得到所有必要的坚定的支持，以便加快纳米比亚立即实现独立。

我国代表团要祝贺西南非人民组织及其军事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英勇抵抗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的艰巨和英勇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向我们提供了一份载于第A/41/20号文件的由两个部分组成的重要和详尽的报告，我们也要感谢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提出的载于第A/41/23号文件中的非常有益的报告。

最后，我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为了让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不会仍然成为一纸空文而在各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平实现纳米比亚的非殖化依然渺茫。纳米比亚仍然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纳米比亚人民仍然遭受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和无情的殖民主义统治，而且这种统治正在不断地加紧。

两年来，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积极态度和兴趣正在不断下降，这是长期来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中出现僵局而造成的后果，而且这种情况由于南非的日益加深的危机更进一步恶化。促进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积极情绪似乎已经被对联系问题无法解决的怨恨以及对南非灾难迫近的日益恐惧和担心所代替。

我们不知道关于外国军队撤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谈判的结果如何。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我们不仅在想我们大家是否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我们是否不能够再为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尽力。纳米比亚人民仍然需要而且也应当得到自己的自由。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也对我们联合国负有责任，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实现独立之前，我们仍然对他们的愿望负有法律方面的责任。因此，我们不能够抛开他们不管，尽管我们丝毫不怀疑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下最终是能够解放自己的。然而，我们有义务在道义上向他们偿还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们只能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寻求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南非的危机有其自己的生命和逻辑，正如我们所一贯坚持的，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的解决不应受无关的因素或干涉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仅仍然反对把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撤出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反对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努力集中于南非危机问题上，从而牺牲纳米比亚斗争的利益，因为联合国所欠的义务仍有待履行。因此我们坚持，南非危机以及我们仍须为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进行的努力应同样得到我们的重视。

自从1978年以来，纳米比亚就一直站在独立和自由的门坎上，在1978年冲突的双方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南非都接受了使该领地非殖民化的计划。该计划被接受已经有7年了，然而今天这一计划好象从未存在过似的。有许多的无关问题混淆了这一计划，甚至威胁到这一计划的存在。但是该计划仍然存在，虽然它已被有人混淆和掺杂其他因素，我们必须不再拖延地立即实施该计划。

我们要再次呼吁那一些提出和公开及私下支持联系做法的人们再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呼吁他们停下来想一想纳米比亚人和南非青年的宝贵生命所遭受的损失，这些纳米比亚人和南非的白人和黑人青年被派往纳米比亚的北部边界以及前线国家安哥拉的北部边境地区，他们在一场八年前就本应结束的战争中毫无必要地战斗和丧生。

然而提出和支持联系做法的人们无法逃脱他们对这一场浪费战争的责任，这一场战争正在耗费许多纳米比亚人和安哥拉人的生命，这完全是毫无必要的耗费，他们的生命被浪费只是因为纳米比亚及其人民按照自己的条件实现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符合比勒陀利亚的朋友和辩护士的利益，不符合他们的自私利益。

而且我们认为，提出和支持这一联系做法的人们对我们地区的安全的恶化负有责任。把这一联系问题强加于纳米比亚问题之中已经大大地延长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阻挠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它使南

非胆敢对其邻国进行各种侵略行径，因为它完全清楚，其西方朋友对它在该地区的屠杀行径不会采取任何惩罚行动。南非肆无忌惮地侵犯了其邻国的边界，训练、资助、武装和参与了罪恶匪帮所进行的恐怖、屠杀和破坏行径，所有这一些都是打着保卫西方文明的旗号进行的。

因此，我们地区已成为南非突击队员的游乐场，这些西方文明的冲锋队员们得到西方国家的乐意怂恿，这些西方国家往往匆忙地根据表面现象乐于接受南非虚伪的反共运动。种族主义的暴政在南非的长期存在，及其伴随的各个悲剧，以及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都完全是在南部非洲为“共产主义的出现”创造条件的原因，这一事实却被完全忽略。然而有人却说，这一些在纳米比亚和南非为争取自由而战斗的人们确实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好象纳米比亚人和南非人必须是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才能知道和领会压迫和自由之间的区别。

我们在南部非洲所寻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奴役。西南非民组正在为独立和自由在纳米比亚进行战斗，它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浪费于在被占领的纳米比亚进行另一场斗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纳米比亚人的自由和纳米比亚的独立是他们的首要和最为重要的目标。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把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之争强加于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之中。正因为此，我们反对在我们地区引入毒刺导弹。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地区成为超级大国角逐的场所。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装备这里的匪帮，尤其反对超级大国这样做，我们非常乐意在我们地区和大陆排除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超级大国用毒刺导弹装备安盟匪帮的行动是极其危险的。这些导弹不会有利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已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而且加剧了前线国家安哥拉南部的流血斗争。是这些导弹而不是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极大地恶化了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过程中的僵局，并且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些导

弹必须排除，以便我们大家能够认真地着手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由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各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南部非洲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流血、斗争和动乱。该地区已被推到了也许无法挽回的危险的边缘。然而，为了改变这一危险状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迫使比勒陀利亚的少数白人政权放弃种族隔离，并和南非人民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并在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过程中给予合作。我们并不需要西方国家为该政权的屠杀行径辩解。我们不需要以毒刺导弹来援助邻国的杀人匪帮。我们并不需要在我们地区引进冷战。

前线国家和整个非洲所要寻求的莫过于：第一，理智在南非的胜利，也就是消灭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秩序；第二，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第三，结束南非对安哥拉南部的占领，不使它把安哥拉作为一块跳板，并结束它向安盟匪帮提供援助；第四，结束对前线国家尤其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邻国的破坏行径；第五，结束西方对南非顽固和傲慢态度的鼓励。

如果满足了这些要求，比勒陀利亚就有借口在南部非洲进行恐怖、暗杀和破坏活动，因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维护和推行这一政策的狂热性。

让我再次强调，我们对当今世界对待南非局势——警察每天在索韦托和其它地方的大街上犯下暴行——日益增长的倾向表示忧虑，这就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非局势上，因而减少了对同一个政权的代理人在纳米比亚犯下的类似的暴行的关注。我们不应该也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十分痛苦的事实，即纳米比亚独立已经至少推迟八年了。自1978年9月以来，就存在着一项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可行计划。我们有责任加倍努力并增强执行这一计划的决心。我们决不能因为疏忽而使这项计划流产。

塞尔吉瓦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尽管大会通过决议终止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已经有20年了。但在这块土地上，人民继续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下痛苦地挣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联合国决议的公然违反，和对国际社会意志的公开挑战；因此，它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纳米比亚局势日益恶化，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每天对纳米比亚的黑人公民实行镇压、迫害、监禁和暗杀，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不畏强暴，继续进行争取自决和独立的英勇合法的斗争。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不仅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而且还把该领土用作为对前线非洲国家不断发动野蛮的侵略行动的跳板，特别是安哥拉不断遭到野蛮的侵略和颠覆。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年5月对几个前线非洲国家发动的野蛮的袭击证明了这种野蛮性，并突出了它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权。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强调对前线非洲国家的支持，以及我们奉行的向这些国家提供一切物质和道义援助以防御不断遭受的野蛮侵略的政策。南非训练雇佣军和傀儡代理人，并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进而力图颠覆这些国家。

我国代表团重申，应当在不作任何修改、迅速和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将保证纳米比亚在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沿海岛屿在内的所有纳米比亚领土上享有充分的独立主权。我们完全拒绝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这个独立的国家拥有它所选择的任何国家的援助来保护其领土的主权。

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今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的宣言。该宣言强调了纳米比亚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实现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宣言要求南非政权立即从纳米比亚撤走，包括近海岛屿。

要不是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就不能够继续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对抗国际社会提出的停止其罪恶的种族主义政策的要求，以及顽固地占领纳米比亚。美国推行的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是为了确保该国的跨国公司继续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指出，纳米比亚国民生产总值的60%以跨国的公司的利润的形式出口，剩余的40%用做在纳米比亚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的活动开支。这个在纳米比亚形成网状的外国利益集团系统使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能够在纳米比亚发展军事机器，强化镇压政策，并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剥削纳米比亚的资源以及掠夺其自然财富是对大会和安理会决议的破坏。这些决议阐明了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保护。一些西方国家宣称，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制裁将有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以及邻国的黑人，这是毫无根据的。倒不如不找蹩脚的借口，而直接了当地说，制裁将损害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因而影响它们对南部非洲地区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剥削。

6月份在巴黎举行的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要求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以便对其实行压力，使其结束对纳米比亚占领。我们支持这一建议，并阐明我们谴责一些西方国家和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现有的合作。我们强调安理会必须通过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

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实行这些制裁。它们应当注意国际社会的意愿，并与国际社会合作，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并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各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即比勒陀利亚和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权——在政治、军事和核领域中的合作，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是不能掩盖和歪曲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地区组织的很多报告也证明了这

一点。种族政权之间的相同及其侵略性质使它们建立起相互的合作，以便压迫阿拉伯与非洲人民。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这样才能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实现和平。

最后，我们赞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我们认为该机构是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唯一负责的合法执行机构。我们赞扬该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所做的努力，我们阐明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得到承认的解放运动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无限制的支持。

恩戈先生（喀麦隆）：关于纳米比亚的项目继续引起喀麦隆政府和人民的情绪和失望。我们有机会在特别会议上长篇阐述我们的看法。我们不仅谈到了这一代人为把纳米比亚的兄弟姐妹从南非部队特有的不人道的恐怖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努力——或缺乏努力——所达到的阶段，我们也谈到了不同个人态度的性质。这些态度似乎鼓励健康与正义的敌人继续其罪恶生存的快乐。

参加本会议的几乎每一个代表团又一次来到这里，对纳米比亚的局势大声疾呼。我们听到了人类灵魂最好的智慧结晶与表现的一些作品。我们听到了那些遭受侮辱、苦难、贫穷和死亡的人的呼声。我们听到我们的兄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关系局的古里巴伯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已听到多次的消息，似乎我们还需要说服我们自己虚伪和人类罪恶的能量。

不，喀麦隆代表团不认为该项目需要再一次发言的机会。我们不应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听那些重复的对旧议题、旧的借口、旧的关于对那些我们过去通过的无效益的决议的解释的发言。我们应当讨论对本组织污点的程度，以及纳米比亚局势对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信誉。

估价形势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不会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指责水平来评判我们，而是根据我们为帮助非洲、及其在死亡线上挣扎和被压迫的儿女们摆脱目前困境时所采取的普遍行动来评价我们。应当记住，值得我们谴责和谈论孤立种族隔离制

度政权的时候，很多国家继续通过获利活动与它们合作，并且还在实际上允许让那些罪恶的领导人进入其人民宣布明确憎恨种族隔离制度的领土。

我们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所需要的和应当得到的不是这里的多次阐述的决议所要提供的镇静剂。他们把这看作是安慰虐待狂的一贯工具，这些人继续沉睡，而历史在同时却已写下了它们灭亡的篇章。纳米比亚人民所需要的是国际社会为结束其苦难而一道进行的努力，他们需要一些人的参与，这些人在现阶段决定着从非正义到正义、从战争到和平、从一无所有到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机会的加速变化。

在南非，黑人、白人和任何可供选择的人类不同肤色种族都有生存的空间。让我们不要加重会给南非的儿童、子孙和后代带来任何残酷和痛苦生存的病痛。

在我们讨论联合国的财政困难以及它为世界和平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时候，让我们给予纳米比亚及其人民以自由。这将使我们能够减少一个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的议程项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

有人提到得以通过但未被执行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计划。我们不能只是提到它；我们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意愿，因为它们今天掌握着进行变革的力量。我们不能期望顽固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这种政治意愿，因为它们不愿意进行变革。它们更愿生活在与文明的主流相隔绝的暗穴中。我们将继续呼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在革命中诞生并在当前愿意领导全世界的这两个伟大国家，起来领导一个好的事业。我们呼吁法国、英国和其他当代政治、经济大国担负起历史赋予它们的特有的力量 and 影响，使人类免遭不道德和非正义的恐惧。

历史站在我们一边。纳米比亚人民终究会赢得他们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无法辩驳的，是肯定的。所有有关各方都象它们应该的那样对此表示关切，这将会更好。南部非洲有一天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真理。非洲未来的领导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其他人种，在回顾这一时期时，都

不应抱着仇恨和懊悔。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可怕的预言应使我们感到不安。如果你们允许的话，请允许我回顾一下他的这一悲叹：

人类的四肢将受到诅咒，

国内的愤恨和激烈的内乱

将堵塞意大利的各个地区“——我们这里可以说“南非的街头”——

流血和破坏将被运用，

人们所熟悉的可怕现象，

母亲不会微笑，当她们看到

她们的儿童与战争手挽手共同生活”。（朱利叶·凯撒·第二卷1）

我们看一看电视片就可以看到，母亲及其她们的儿童当与战争共同生活时是如何微笑的。

我们曾有过可怕的战争。我们创建了联合国来解决过去的敌意，并设计一个和平、安全和所有人都能发展的世界。让我们不要把南部非洲变成一个将要发生的巨大悲剧。这个地区有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它现在已拥有核武器。我们应创立一个能对和平作出贡献而不是推动战争的民族。我们声援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立场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需要进行长篇大论的发言来向他们保证这一点。我们同样愿意声援我们在安哥拉的兄弟姐妹。他们仍然受到外国人不负责任的威胁。我们真诚地希望从今年开始，我们应为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这种痛苦而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只到这里表达我们的观点和通过决议。我们来到这里必须有决心推动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免受历史的羞辱和避免防止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权利的流血事件所应采取的行动。

马图里先生（塞拉利昂）：纳米比亚的历史与许多其他前殖民领土的历史并无不同之处。它们的前途都是由战争和外国征服而形成的。很少有人象纳米比亚人民那样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承受了殖民统治最残酷的残害。但是今天，对这片领

土及其人民连续不断的压迫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起码是在世界大国的眼里，“殖民主义时代”在繁荣；它没有给受压迫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使他们遭受破坏。德国帝国主义在本世纪初对纳米比亚的何列罗、纳玛和达马拉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虽然当时没有人提到，但是已经成为南非进行控制的可怕兆头。

当破坏和伤害整个人民被所谓文明国家被看作是加强对非白人“野蛮人”的控制的措施时，何列罗、纳玛和达马拉人民成了抛弃“白人的负担”的另一章节。

怪不得今天在纳米比亚所发生的事情，必须在以下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种族形式的差别不在其残暴性，而是在于他们实施了不同的压迫形式。就纳米比亚而言，事件的核心是要决定领土的未来。凡尔赛大国所采取的行动后来成了南非声称对领土的事务有合法地位的基础。因为，把纳米比亚奖赏给南非作为国际联盟监督下的“C”级托管，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准备了条件。虽然托管义务要求南非“最大程度地促进领土居民的物质和道义福利和社会进步”，把这片领土作为南非一部分加以管理的谅解只不过是破坏真正履行这些义务。

南非领导人公开的言论增强了这样一种观点：本世纪初，斯莫茨将军在两次不同的时候提到了托管制度指出“对西南非洲的托管只不过是吞并”以及“它给予（南非）联盟如此全面的行政和立法主权，我们不要求再得到其他的什么东西”。

从这种不良的谋图引出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以后的年代里，整个世界被告知托管制度所建立的“现状”，不能改变。

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估价，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恶梦的局势。只有这样的明确，才能充分地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愿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积极努力。

我们许多国家今天已加入、壮大了联合国的队伍。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殖民地的经历沉重地压在我们的思想上，不仅因为这一经历代表着不平等，而首先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殖民地问题上看到了自己过去遭受外国当局奴役的经历——这

一经历同纳米比亚的局势非常相似。

我们大多数国家继续相信，在赢得我们自由的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联合国，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组织，尽管在争取使南非执行联合国的无数决议和决定中遭到了挫折。事实上，我们依然保持着对联合国的这一信念，因为我们尊重国际义务，遵守指导国家行为的规则和准则；而南非却不是这样。南非这一国家藐视联合国决定这行为具有很长的历史。这一情况也值得仔细研究，因为，自从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以来，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国际责任一直是大会议程上的行动项目。其他的情况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再重复也不会减轻这场悲剧的痛苦。

1946年，大会建议南非把当时称为西南非洲的领土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这一建议遭到南非的断然拒绝，南非对联合国是否有权继承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提出置疑。根据大会的要求，国际法院作出了那一令人难忘的意见，最终驳倒了南非的这一挑衅，指出，在南非继续对那一领土负有国际义务以外，联合国在那一领土的行政管理问题上，应行使国联所行使的监督作用。

国际法院作出这一意见到今天已超过了35年，人们期望南非履行“神圣的文明信托”，促进纳米比亚人的福利和社会进步的任务，现在已成为非法占领和残暴镇压的历史记录。纳米比亚的历史中有许多周年纪念日。几个月前是历史性的第2145 (XXI)号决议通过20周年，大会在决议中结束了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向全世界宣布，南非没有履行委任统治中的义务，进而对那一领土承担了直接的责任。

当然，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南非拒不执行那一决议，为此，国际法院在1971年6月21日又作出一个咨询意见，宣布南非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从那一领土撤走。

这些周年纪念日都证明了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行动的非法性，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说明这一政权是一个国际叛徒。但是，叛徒在罪恶中很少是孤独

的，南非也有自己的帮凶。 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尽管南非政权在那一领土上的真正意图已经明确，而那些国家却继续积极地帮助和煽动掠夺那一领土的资源？难道他们不也是南非的道义辩护士吗？ 在外国的领土上维持本国永远不能接受的、残酷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装模作样地以为，这样状况是现实中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这些国家的本国基础的打击，也是对构成这些国家社会哲学思想和社会行为主流的“启蒙时代”思想遗产的嘲弄。

事实胜于雄辩，已有明确的事实表明，参与剥削那一领土资源的外国经济利益中有某些世界最大的公司，它们不仅有来自南非的，也有来自西欧和北美的，它们控制着那里的矿物生产和出口着大约95%，控制着那一领土上80%的矿山资产。此外，查一查在纳米比亚活动的跨国公司就能看到令人不安的事实：在所有的300多个附属公司中，属于西欧和南美的占三分之一以上。 这是对大会1974年第3295(XXIX)号决议所批准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一号法令赤裸裸的践踏，这项法令正是为了制止对纳米比亚资源的掠夺，为纳米比亚领土上的居民保留这些资源而特别制定的。

结果是，这种外国行动继续威胁着纳米比亚领土自然资源的正当拥有者最终享用这些资源的权利。 在渔业领域中就能看到暗淡的迹象，到70年代后期，由于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大规模的掠夺，沙丁鱼的数量下降到60年代中期水平的7—8%。

这种状况是对南非及其帮凶公开阴谋的有力指控。 但是，光举一两个例子，还不能充分说明全部情况。 造成纳米比亚领土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有着它殖民地性质的因素，犹如可悲的社会不平等造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堕落影响一样。

在收入分配上，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白人与黑人人均收入的差距是24比1。 此外，纳米比亚工人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工作没有保障，并遭受种种歧视，包括不能同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 种族隔离决定工人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何种条件下，决定他们工作的长短。

纳米比亚人生活的经济状况如此恶劣，但是，他们的社会状况更为恶劣。人口的大多数被限制在明确指定的“安全地区”。在那里，他们生活在军管法最残酷的惩罚之下。广泛的逮捕，预防性居留、用暴力驱散集会，以及其他践踏纳米比亚人基本权利的行为，是种族隔离政权所使用的一些压迫性措施，以维持它对那一领土的非法占领，镇压以西南非人民组织为首的人民抵抗运动。

此外，为了加紧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种族隔离政权虽然一再失败，但还是定期地在那一领土上竭力制造自己所喜欢的政治条件，扶植一个依赖南非军事支持的傀儡政权——从可耻的图恩哈雷民主联盟到去年在温得和克成立的所谓“过渡政府”。所有这些策略都受到全世界普遍的谴责，被宣布为没有任何法律作用。

在殖民主义的情况下建立傀儡政权并不是人所不知的做法。同样殖民主义者在殖民领土上偷偷地做出不被人支持和接受的“安排”的事例也是很多的。纳米比亚问题一再表明除了载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争取该领土独立的联合国方案外别无其他选择。这项决议包含着该领土及其人民的前途可以得到保证的唯一条件。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及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目标之所以未能得到实现完全是因为有人不时地提出一些分散注意力的内容和施加消极的影响作为可行的选择。尤其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和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离相联系的问题不仅造成了整个进程的挫折，而且赋予一个非法政权以合法的地位。

很少有人会否认南非坚持顽固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该领土建立了经济和军事结构。几乎无需再一次指出：不能使产生于一种非法局势的利益合法化。早已证明种族隔离政权和一些国家之间现存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促进了占领军在纳米比亚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作用就是加强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策，制造对继续掠夺该领土资源有利的条件。因此在我们表示关切和做出承诺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绝不能以与统治者合作的方式，或对法律义务毫不关心的方式，或忽视道德原则的方式继续不给人民——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不可剥夺的

自决权和独立。

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向种族隔离政权发出明确和毫不含糊的信号：再也不能继续容忍它持续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的做法了。由于一些国家采取的合作态度扰乱了国际社会的阵营，这些情况必须得到纠正。如果有影响的少数人能够持续维护这些难以宽容的事的话，那本国际组织就再也不能维持其信誉了。

我们处理纳米比亚的局势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在那段时间中在达成一项解决方法上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暴力的升级和越来越多的生命损失；我们看到纳米比亚被作为南非悍然向独立的邻国进行侵略的跳板；我们看到由于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此外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经济前途继续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现在该是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一起努力执行促进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方案的时候了。

让保卫国际和平与正义的这个国际联合能有信心和勇气来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确保该国在主权和独立的国家中间取得合法的地位。让我们相信真理就是力量，正是在这种信誉下我们敢于履行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所承担的义务。

迪亚肯加·赛拉奥先生（安哥拉）：大会又一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近年来一般性辩论的持续标志就是国际社会对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表示不安。不幸的是这种不安情绪日益增强，因此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纳米比亚问题是当代的一个紧迫问题，联合国经常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未能取得最后的解决。但是我要承认这并不是因为会员国缺乏丰富的想象。

1978年安全理事会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从而通过了关于促进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方案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当时这种协商一致意见确实是国际社会合理地希望能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的冲突。但是自那次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地歪曲事实，玩弄花招，向联合国作空头保证，对国际社会

作出虚假的担保，坚持其顽固立场，同时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存在，发展其核能力。

如果公正地看待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的话，就能看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经常制造事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当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比勒陀利亚就制造新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种族隔离政权并不准备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除非国际社会迫使该政权这样做，南非所作所为的目的就是蓄意阻止公正合理地解决种族隔离制度在该地区所造成的问题。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主义并不局限于其自己的国界之内，也不局限于其占领的纳米比亚之内。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部队一再威胁并攻击南部非洲的主权国家。过去5年多来南非的武装部队一直以残暴的军事占领控制着安哥拉的一些领土。它们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摧毁财产。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向安哥拉进攻的跳板。南非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军事基地被用作训练假想敌和雇佣军以侵略我们的领土。

南非军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出发对我们的国家进行侵略，越过其边界向位于安哥拉境内的武装匪帮提供军事援助。

今天该地区的各个国家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和颠覆活动逐渐升级。但是自从独立以来，安哥拉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创造有利的气氛。因此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出于打破南非和美国政府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造成的僵局的希望，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84年11月17日提出了一揽子建议，这些建议载于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主席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一封信中。安哥拉提出的这些建议充满着现实主义，因此这些建议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对这些建议充耳不闻，而且加剧了其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不幸的是，某些西方国家还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某些西方

国家政府把外来问题同纳米比亚问题联系起来的草率倡议以及这些国家政府同种族隔离政权合作，支持由南非训练和指挥的傀儡，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紧张局势，阻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应该反复指出，安哥拉、古巴国际部队和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美国政府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根据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之间的共同协议实行的。它们的撤出是这两个国家自己的事。

因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表示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国想要在纳米比亚独立和任何同该问题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任何安哥拉士兵或在安哥拉领土上的其他国士兵都没有跨过安哥拉国家边境。但是，雇佣军或南非常规部队占领着安哥拉一部分领土，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原则。

南非在纳米比亚领土的存在阻挠了人民自决权崇高原则的实现。其存在是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而南非是联合国成员之一。最后，其存在是非法的，国际社会必须改变这些局势。

安哥拉人民、政党和政府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独立和自决的合法愿望。安哥拉政府完全支持联合国为实现上述目标所作出的努力。我们认为，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有义务迎接纳米比亚问题所造成的挑战。国际社会必须在纳米比亚悲剧成为世界悲剧之前采取行动。

斗争必须继续，胜利一定会到来。

蒂利特先生（伯利兹）：大会于1960年12月14日在其第1514（XV）决议中特别宣布，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并应

“在没有任何条件或保留的情况下，并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和愿望”
（第1415（XV）号决议第5段）

采取一切措施获得所有权利。

自那以来，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正如我刚刚提到决议所承认的那样，一再通过各项决议和决定，以便实现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内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不可剥夺权利的目标。

20年前，大会通过其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权。纳米比亚问题比今天在这里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世时间还长。这一问题比在大会内代表的许多国家时间也长。但在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一问题和如何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

在我们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我们要记住问题的各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当我们讨论纳米比亚独立时，我们要看三项主题。首先，我们要看殖民化最为严重的时候；第二，我们要看殖民化的动机，即利润；第三，我们要看殖民化的方法或方式，即：种族隔离或所谓白人优越。

韦伯斯特词典给种族隔离下的定义是：

“南非所实行的对当地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严格的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

(1977年第二版韦伯斯特二十世纪新字典，第84页)

在我看来，更为简单和准确的定义应该是“白人优越”。

如果还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话，就必须立即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一旦废除了种族隔离，纳米比亚就会象黑夜随白天而到来那样降临。国际社会对这一主题所花费的精力比任何其他主题都要多。世界人民应该长时间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关注。如果这些人民的悲惨命运真正触动了我们的心窝和良知的話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给予纳米比亚人民以自由。

为废除种族隔离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已经作了许多努力。安全理事会于1978年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为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奠定了可接受的基础。但这对南非来说是不够的。

在1985年10月，在巴哈马举行会议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们发表了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英联邦协议，它们决心对南非实行广泛的制裁措施。该次会议发布的公报指出：

“各政府首脑对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进一步拖延深感关注。它们认为建立所谓临时行政当局是无效的，并重新呼吁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它们重申该决议是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它们根据这一立场，再次表示反对通过将这一问题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军问题联系起来拖延纳米比亚自由的企图。它们还强调，‘建设性接触’政策没有能够结束南非在纳米比亚和种族隔离问题上所持的顽固立场。”（A/40/817,英文本第13页）

但这对南非来说还是不够的。

1985年11月15日，安全理事会鉴于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迫切性，结束了对一个决议草案的辩论。该草案呼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呼吁采取强制性措施，其中包括，第一，停止为向南非和纳米比亚出口提供的所有出口信贷保证；第二，禁止进口和加工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铀、禁止为南非的核工厂提供技术、设备和执照；第三，对南非实行石油和武器禁运；第四，禁止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新的投资。

安全理事会的15个成员国中有12个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但尽管如此，该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因为有两个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这对南非仍是不够的。

1986年9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在举行的第八次首脑会议上保证支持纳米比亚独立和根除种族隔离。

不结盟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关于使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的呼吁最后表示：

“纳米比亚独立的时机早已成熟。继续拖延纳米比亚独立是不道义的。因此，我们呼吁所有抱有诚意的人们坚决的反对以任何理由和在任何情况下拖

延这一独立的作法……”（A/41/697，英文本第156页）

南非仍然认为这不够。

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86年9月15日在制裁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应当得到人们的赞扬。伯利兹代表团对这一新的事态发展感到鼓舞。但尽管如此，我们敦促欧洲经济共同体尽早实施更有意义的制裁。因为这对南非来说也是不够的。

最近，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对南非实施制裁，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对美国国会决定对南非采取这一行动感到鼓舞。因为南非依然认为这一行动不足以使其停止种族隔离的政策，不足以使其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世界作出的这一联合努力对根除种族隔离或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本届41届联大上提出了载于文件A/41/24，第二部分中的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这些决议草案将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并成为根除种族隔离、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最后动力。

在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国王曾说过：“迟迟无法实现的希望使人们感到难过”。纳米比亚独立的希望每一次被拖延，我们就感到难过，纳米比亚人民感到更为难过。在种族隔离象国王一样统治着纳米比亚的情况下，每过一天，就更难以在独立的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温和的领导阶层。立即根除种族隔离、使纳米比亚独立是符合所有有关各方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利益的。

鉴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鉴于南非对国际和平和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我们面前的这些决议草案特别强烈地敦促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有许多国家在此表示，它们认为目前不是采取此类激烈措施的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正确的时机呢？是不是要等到纳米比亚再也没有自然资源的时候才说是实行强制性制裁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2010年，我们可以回到这里在第

七十九届联大上讨论一个新的议程项目。

这一项目很可能是纳米比亚的严重经济状况。那时，那些目前抗议和拒绝充分支持纳米比亚独立的国家毫无疑问将会说，造成这种严重经济状况的是管理不善，过时的政策和政府中的贪污受贿。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如果情况反过来，黑人多数以目前白人少数对待黑人多数的方式对待白人少数，人们是否会认为是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时候呢？如果前线国家的黑人多数象南非政府对自己的黑人多数那样对待自己国内的白人少数，那是不是就是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时候呢？

这是一副丑恶的画面，但我们所解决的正是种族隔离的丑恶面目。

各国和各国人民必须根据以下的赞美诗来探索自己的灵魂：

“请教会我们以心灵和智慧的力量去爱。

去爱所有的人。

推翻过去的偏见与仇视的围墙。

不要让我们听凭命运的摆布。

你爱我们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去终止敌视和争执，

啊，上帝，请从天堂施舍你的仁慈，

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最后，我想说一个在60年代美国黑人寻求自己自由的民权运动中发生的故事。当时出现的一首歌曲将有助于我们从适当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对这些决议草案投票时将想到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而真实：

一天晚上，一个小男孩上床睡觉，他在入睡前问父亲说：“爸爸，请告诉我，上帝是什么肤色？”

父亲回答说：“是黑色，是棕色，是黄色，是红色，是白色，因为在上帝眼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种族隔离终将失败，纳米比亚终将独立。

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今年是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纳米比亚问题一直摆在联合国面前：在这40年中，南部非洲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纳米比亚人民应该象当代非洲其他殖民地国家，包括我国，一样正常地不断实现自决和彻底独立。

然而，40年来，南部非洲尤其是纳米比亚的英勇人民一直在一所巨大和罪恶的监狱中进行着无效的挣扎。他们的监狱看守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比勒陀利亚新纳粹种族主义政权；这个政权的盟友多年来臭名昭著：特别是以美国和联合王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我们应该强调，国际社会已经作出一些显著的努力，以补救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自从1966年起，联合国对比勒陀利亚的一再拖延感到厌倦，决定以最好的官方形式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托管，并且剥夺南非管理这块领土的一切权利。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唯一不变的只是有计划地拒绝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希望。

1966年南非对于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决定的反应是拒绝承认这项决定，并非法维持在这块领土上的存在。在这之后，它也同样拒绝了安理会第276（1970）号决议，这项决议确认南非存在的非法性质。南非还拒绝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71年宣布“南非有义务从纳米比亚立即撤出行政当局，从而结束对这块领土的占领”。

可以举出一整类这种事件，表明联合国受到蔑视。这些事件如此之多，如此令人厌恶和感到侮辱，这使得我们最好不要列举这些事件。但是我必须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事件。

安理会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确认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自由地决定其未来，在决议第七段中写到：“……必须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整个纳米比亚进行自由选举”。两年之后，在1978年，似乎有某些迹象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安理会的5个西方成员提出一项建议，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行动计划，条件是停火，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建立联合国过渡协助小组。

虽然种族主义政权对此表示一般性同意，虽然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作了同样表示，但是，种族主义政权在到日内瓦参加会议时由于得到其主要盟国美国的积极支持，蔑视世界各国的一致希望的决心更加加强了，它制造了一个新的障碍：把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与从安哥拉撤出古巴军队联系起来。

其他罪行，其中有些是相当严重的，随之而来：1985年6月17日在温得和克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加强在南非进行镇压并且使国家恐怖主义制度化，使得邻近国家每天都成为国家恐怖主义的牺牲者，建立强大的军事集团，就连盟国的新闻界也承认这些军事集团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盗匪活动。

这些加上对于纳米比亚领土的自然资源的无耻和疯狂掠夺，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某些国家毫不犹豫地它们在它们本国欢迎凶恶的博塔先生。

尽管执行大规模监禁、拷打和暗杀，无论是即刻处决还是以飞机失事作为掩盖，尽管前线国家脆弱的经济受到极大损害，尽管有人企图把纳米比亚作为种族隔离的第二个据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被敦促采取耐心的态度并且要继续保持耐心；我们被敦促保持沉默。举例说，被称为给南部非洲不幸人民带来幸福的各种办法的发明者一直坚持在一定时间内不要暴露他们的身份。所有人在历史面前将承担责任。

不能再拖延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了。联合国必须再次作出决定性努力，牢记特别委员会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有关局势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

理事会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怀着特殊的兴趣注意到了特别委员会代主席奥拉马斯先生和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朱泽先生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向这些联合国机构的所有成员致以真诚致意，他们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表现突出。我们还高度赞赏今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和今年9月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联大的最后工作文件。

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唤起了各国集体智慧，各国要求立即对比勒陀利亚新纳粹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进行制裁，不是胆怯和有选择性的制裁，而是全球和强制性的制裁，这是目前可以对南非凶恶顽固政策进行任何打击的非暴力手段。

安理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基本的。这是自然的，因为安理会在第435(1978)号和566(1985)号决议中反对要求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其他无关问题联系起来。此外，联合国需要采取决定性措施结束对于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一点与联合国本身在这个领土真正实现独立之前对其有有效和直接责任这一事实十分有关。

安理会不应再容忍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了，特别是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的定义目前局势明显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违反和平，和侵略行为。安理会目前应该立即停止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地位将使安理会成为同谋。重要的是，不要等待比勒陀利亚犯下罪行以后再作出反应。

我国对于“联系政策”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布尔基纳法索一直反对南非企图在毫不相干的局势之间建立卑鄙的联系，这种联系政策的努力受到美国欺骗和拖延伎俩的支持。

我们还感到，主要要依靠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完全独立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

十分合乎逻辑的是，南非这个压迫自己绝大多数人民的恶魔，也会压迫其领土以外的其他国家人民。一个不给予其自己人民最基本权利的政权也不会把这些权利给其他国家人民。但是，历史在前进；自由和人民的自决权最终会在南非实现。

我们想知道，是否安全理事会——特别是那些应对不断对这个问题使用否决权负责的成员国——愿意站在历史一边，还是愿意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我们在今年，也就是纳米比亚人民受苦受难的第四十个年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

布尔基纳法索深信，在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中遇到的障碍不可能改变该进程的前进或改变最终结果：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这个唯一真正代表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英勇进行的解放斗争将获得胜利。我们还深信，安全理事会通过实行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这个胜利就会早日到来。

本着这一点，我们再次向那些最近还在阻碍进程的人们呼吁：不要再反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对南非的强制性制裁了。我们重申，我们的呼吁不仅是为了使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能早日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使《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再受到蔑视。

布尔基纳法索高兴地看到，纳米比亚问题超出了国家行政的狭小范围，得到了公众舆论的越来越大的支持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在那些政策和作法不总是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决定相一致的国家内。我们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并重申这一真理，世界各地人民的斗争总是互相支援的。我们深信，纳米比亚必然会成为一个自由和尊严的人民的伟大而和平的家园，这一天比某些人想象的要来得更早。

是建立家园还是死亡；我们必胜！

下午10点35分散会。